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息園存稿文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黃楷

涉群言多識廣思唯恐或漏作爲文章旣被雲漢囊山岳且而懯懯焉羞其鄙瑣今也多言而患支多誦而患駁茍有會焉兀兀終日而已始吾論才曰震奮爲雄曠朗爲特剸裁巨細弗見棼糅者斯天下之通才也古之人廣謀若平宏辯若詛吾甘執鞭其門今也覩沉默淵密之士外木而中理動簡而節周有餘味矣服今吾取其素也味今吾取其薄也居室今吾取其適體

息園存稿文卷七

明　顧璘　撰

雜銘

約菴銘

正德庚辰之歲璘來京師太僕少卿周君見於舍曰吾竊幸子子來吾方有解於中未以語人請質之子始吾論學恥弗愽也故統覽聖經汎

也交際今吾取其不廢禮也推之百物靡不以約爲尚乃築菴稱約志吾警焉豈釋故郎新有游於道階乎抑氣衰志頽將戔戔自居齷齪以苟終乎物有自蔽道有自疑故目不視面燭不輝跋明所弗逮也乃今願得承教於子於是璘乃正容起賀曰善哉先生之學乎所謂黜華掇實舍凡而執要者也按約之義爲省爲束爲要均道本焉是故大饗之玄尊大路之素幬省也

服之用大帶射之用拾束也稽數以籌張網以綱要也匪省則華華則濫質匪束則散散則淫志匪要則泛泛則隳功故君子之學省焉而後質固束焉而後志莊要焉而後功篤三者既脩聖人之道具矣然則先王之務約也又何以加諸璘不佞無以復高明顧脩銘于菴以相厲志

乃銘曰

道本一原物始大朴維皇建則貴順惡鑿浇風旣澶繁

縟紛錯士尚彌荒靡所止託君子孔憂遡懷渾噩爰究道真統玆守約内存必專外動必確豈無多方匪我攸學

率性堂銘

於維人心其静曰性率厥善端動罔非正或誘于物乃淫于私以匡以直教訓是資維我民斯亦罔咸覺先民孔憂爰迪于學選秀肄業臨玆高明民之聽之絃誦洋洋維子允仁維臣允義慎厥大閑百善從類余罔有識

言則聖謨有來斯覿毋謂爾誣

育德亭銘

乃決于汗乃釋其蒙胡斯人斯抱闇以終

逵池銘

有源乃來乃盈乃流君子學道胡不是求

省齋銘

人心難持譬彼奔馬銜檗或弛幾敗乃駕持之維何反聽内觀善邪惡邪責察其端孔曰慎獨湯曰檢身維聖

斯惕刻余士人參也則魯道續厥躬考德絜義三省之功夢夢百爲省則有覺持志弗遷立德乃恪靈府淵沕鬼神其森匪曰既聖孰敢從心

全懿堂銘

婦德莫大乎節從一守貞節之體也妻不貞於夫猶臣不忠於主是謂之悖其何語于懿乎安吉陳安人都氏年二十七喪其夫君備歷艱難執節以終斯無忝于妻矣矧其爲女則孝爲婦則敬爲母則慈邵宗伯撰其墓

誌乃言與行皆中閨之令式王國有典既表其節以風天下大夫者老曰令人多善泯不盡彰鄉國之耻也又即其堂顔曰全懿上昭備美下訓來世其子禮部郎中良謨聞人也事母稱孝圖闡先德乃謁姑蘇顧子請爲之銘銘曰唯人秉靈性備五常婦德匪一承夫爲綱悉酭既同爰矢生死懼變則它禽心是耻王澤斯微凱風興尤不有貞操内則曷脩矯矯令人金玉其衷曰嬪君子夙履敬恭昊天弗慈猗蘭中伐豈受我生有孤孑孑

弗膏弗沐辟纑夙夜教爾伊何云慰泉下困心瘁射嗜荼如飴豈無逸豫懼𢡟天彝令人孔善爰始童孺以婦以母德罔弗舉天子錫命旣旌其節具美弗昭群心則閿中堂言言標曰全懿匪以榮觀風教是曁孝子克念寔永其思孫支繩繩視此銘詩

贊

左丘明像贊

序曰仲尼作春秋討亂賊以匹夫之賤執天子之刑何

其峻哉非徵文隱義不可以行世斯淵然奥深矣乃有左氏罔羅史氏舊章而悉焉俾學者得所考見故曰丘明素臣也至其命辭爾雅建百代之則抑非偉丈夫然乎錫山二泉宗伯相公甞命燕社董氏繪春秋故事丘明列焉璘爲之賛曰周京東遷皇統乃閡不有素王三極奚列惇典討罪春秋斯赫既明且玄譬彼日月乃有作者潛精采擷比事析疑發凡啓格唯深唯幾罔不昭晰豁爾雲天作我羽翮文埀世模有永稱傑

中丞周約菴野服像贊

寵辱既捐故能泯于物我內宇既泰故能樂乎山林非夫達人大觀君子樂天其孰能與於此敬觀中丞約菴先生神氣充王風儀蕭散其所處於出處之間定矣乃爲之贊曰

道勝乃肥神充故泰高視物表獨見其大手補衮闕身爲國楨爲而不恃孰知其成張弛維時一龍一蛇菑畬樹藝施於有家溫國洛涘安石東山群望孔棘我心寔

閒

少司空何公子元像賛

堂堂司空王國之望維學淵微維志忠亮弱冠登朝逮兹華艾謇謇匪躬靡勞弗瘁執鉞滇嶲秕政畢刋復爾郡邑反側以安歸貳銓府衡鑑斯朗拔幽揚陋四海均仰宗禮廷辯如鍾如砥豈不爾隨萬世攸視維象嚴恭瞻罔弗竦矧聆讜言胡不震恐貞臣在中社稷允賴我儀祝之億萬斯載

又贊

中興之運南衡之靈生本神契德以道凝學標士則議正國經侃侃良輔王室以寧

少司馬雪洲黄公贊

少司馬儀真黄公好古敦道百行咸輯至於表物範俗廉節尤厲當其揔轄湖藩衣大布之衣飯脫粟之食及進尹留京晨興徒啾浹旬再肉士林苦其過峻公持而行之兩陟臺省終始如一嗚呼士德滛於侈溢久矣公

滌雪汙泥之中以白自見要欲有所風示烏可與封已厚享苟適其生者校其勞逸也哉清範如存九原弗作乃歆盛美賛而揚之賛曰肅肅司馬秉德維清茹苦服介守白居貞儉以厲廉奚自筮仕豆羮或盈赧顔興耻厚禄曰富吾履吾素崇階曰尊吾義是敦百用斯經群吏斯飭我躬罔裕四方其式維昔阿衡一介弗取魯相子休園葵是去先民有則豈不爾希巍巍令譽千古同歸

大方伯平軒李公像賛

浙江左布政使平軒李公仕於憲孝武三宗之廟與其弟贈工部尚書舫齋公聯第甲科蜚聲郎署朝端謂之二鳳公温文廣朗領袖縉紳後以直道迴翔方岳感事懸車正首林壑璘早奉周旋受教多矣既亡二十年嗣子原性乃以畫像示觀屬題頌語盖併夫人韋氏共爲一軸因叙淑德焉

方伯蔚興於明治朝金鏘玉朗冠彼郎曹二鳳接翼揚輝煙霄乃遷方岳旬宣允勞公輔伊邇雅志難招一辭而退臧影林皐婉婉淑德內範齊標孝子繪像百祀其昭

教諭舒君朝舉像賛

坦坦心宇飲醇者慕諤諤言鋒逆耳者怒慕以徵道怒以徵操四海寥寥庶有同好

楊遠林像賛

莫撓者性莫虢者心儀刑孫子嘉遯山林玩世則奕陶情乃吟景福攸集洋洋德音

義夫馬仲叟贊

馬仲叟者姑蘇鐵瓶里人也質木沉毅有篤行君子之風於其伉儷貧不食盟喪不繼室從一而終若女子於丈夫然者斯亦人情所難矣或以禮規其過厚幾以其所易以便乎從薄者哉余從而贊之曰桓桓馬叟執義維烈天降有貞俗染罔涅女也從人之死靡他士也二

三揆衷則那睠彼鴻鴈不二其逑胡斯人斯乃弗爾侔有男翹翹有孫濟濟無乏我後奚亂我配先民有作曰魯氏賢維叟懋德亶乎與肩

蓮華石賛

柳山徑旁數石有文如花大類組繡所為侍者曰此石蓮花不常有之有宜為祥因以名石併為之賛曰湘衹秉靈擢秀于石鋟霞扶雲詭變呈質精腴中翢暈結膚華服名垂休永禎邦家

說

政說

凡位皆爲下也政也者效于其位者之事也弗戾乎下斯可以爲善矣是故雨露下濟而萬物生霜雪下肅而萬物成天之政也匪時而動則憾之豈樂利惡害者固凡物之大情也邪政之所出詭道拂情民用不堪謂之虐政虐政之所號者災必逮夫身古之人求免夫虐政之號災身之由者無他焉積衆人之思以殉夫細民之

情而已矣周禮內史外史御史之官掌四方之志以達于王小行人采詩四方以觀民風官師瞽御各執藝以諫士傳言庶人謗于市于時周公位冢宰勤吐握之節以延天下之士幽隱纖悉咸通于朝上無弊政下無窮民率是道也末世人賢其才弗顧其下而用言之道廢用言之道廢而天下無刑措之治矣振廢侮強自持曰剛其弊也暴優柔撫懷自持曰仁其弊也廢勤事樂舉自持曰能其弊也亂踈幽抉隱自持曰明其弊也察沉

潛玄默自持曰靜其弊也隱𡿺五者自賢而不用人者之過也欲善其位不亦難乎是故先王之政遠矣爲政者誠使細民之情通于守令守令之謀信于岳牧侯伯岳牧侯伯之職辦于冢宰冢宰之慮盡于天子其庶乎言無弗庸而政之戾乎下者鮮矣然則其戾乎下者吾無惡夫人之自賢也已

讀書圖說

遼陽王生持杜堇氏所繪孔子讀書圖請於予曰古者

聖人立言以成書書自聖人有也然則孔子之所讀何書邪予對曰六經是已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伯魚過庭教之學詩學禮晚年讀易至韋編三絶斯舊聞所記昭昭矣蓋易書詩禮樂之文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傳也是天地之藏也民物之則也孔子雖至聖安得不師之邪中古無百家雜説之言師舍是無以教弟子舍是無以學故業專而道明天下之治定獨慨夫今之學者與古異矣始丱角爲童儒

未燭大義負其高明馳意於荒忽詭誕之技取莊騷揚雄氏之言而影響刻畫艱文奇字讀者不能句朋徒相譽號之曰才舉六經之文以教之則曰是學究所習非所以爲文然往往上第進身爲時所華後生相師不悟其非而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日晦故予嘗爲之說曰六經重則聖人之道尊而天下昌六經輕則聖人之道喪而天下亂惡師之不正也王生將求仕者也則習一家之言舉足以眩俗而干名如欲學聖人之道

爲孔子徒則不可不自六經始生之尊君長史公予同年有道之士也其過庭之教必正矣王生勉乎哉

靖江奉國將軍思聰字說

奉國將軍怡桂君乃輔國將軍止菴公仲子靖江莊簡王之孫高皇帝四世孫也賜諱曰規晤宗英之間字之曰思聰嘗介國賔楊仲佩以來屬璘說其義璘唯晤聽也耳之職也聽耳之德也聰不聰則失德失德則失職失職則謂之聾焉以耳爲哉夫聽抑何以爲聰也書曰

聽德爲聰傳曰耳不職德義之言爲聾凡人靡不然而王公大人爲甚盖王公大人位尊養備隱居深宫之中金石箎絃之聲僕御嬪妾之言日接于耳易惑也茍非悅詩書親方正以自審於德義之經則雅鄭是非雜進交奪鮮有不亂於聽者亂則聾弗亂則聰其相去亦遠矣君其可以不思乎哉抑聞怡桂君家居孝友謹於嗜好而獨樂花卉泉石之事尤愛植桂故引以爲號城東有雉山作萬卉庄其中游衍嘯傲冀遠塵俗山有數嵓

而莫勝於虛谷故又號曰虛谷子由是觀之則君之審於德義久矣其進於聰也夫何遠之有故說之以爲成德之端

雲心子說

滁陽于大夫昔隱于瑯琊之山學伊呂卷舒之道見巖岫出雲朝游廣宇夕宿幽澳合而雨離而霽㸌濕幽顯之宜於是焉出殆有心乎爲之然倏忽無常有無化遷超虛軼靈以合諸大空卒莫知所以爲心也乃嘆曰符

我乎雲心請師之以代吾名且名于世客有聞而嘲者曰夫物有生而後有質有質而後有精有精而後有心有心而後百靈聚萬變生矣惟人爲最是以下至於跂行喙息肖翹蠕動之微苟有牝牡之合利害之慮舉可以言心至於雲則陰陽之蒸天地之氣也風噓則行澤竭則止湊則異變漓則寖泯惝怳滅没幾不可物而曰心哉心哉誣甚矣乎大夫劃然笑曰吾嘗聞視短者不可與望莽蒼之色聽重者不可與議窈眇之音今客無

乃似之乎心藏于身而弗達其情吾闇不至是也顧爲容談夫思發於心而思有爲思者私慮審於心而慮有爲慮者亂易曰天下何思何慮貴無心也矧出處之大致乎客徒知鳥獸之不可以無心而不知獸陷于穽鳥囚于罔魚槁於餌者皆心爲之賊也戚戚者憂憧憧者困井闕轂之榮者貽鑽穴之羞奮菥常之約者陷亦族之悔此世所謂機心者云爾何足知雲心之義乎乃從而歌曰神哉斯雲任無成心舉之無上潛乎至深彌天

廣幬覆寸丼霖和兮表慶怒兮示祲符同玄造應合君臨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斯君動靜之箴歟容聞而慭汗發浹背大夫乃用其道以游于世幾三十年而未嘗少蹟信哉無心之用大矣

介立說

汝陽林子意古行潔特立遠視西望太行之支有山曰介立此吾志也盍往居焉門弟子遂稱之曰介立先生或誚曰林子欲立乎請毋以介爲也介者辨也察於幾

微校於毫釐之謂也介則審義審義則違衆違衆則顛仆之不暇何立之能希故太上不德伯陽上容務同其塵也獨不見堂階乎廉隅則先刓矣原憲餓於魯屈平逐於荆其何能潔且忠乎東橋子曰君子計其是非細人計其利害同擊而異嚮者殊器也司慮而異趨者殊道也林子之所謂立者豈通塞之間已乎夫立也者基於道定於志固於操敦於仁不隕穫於富貴不餧屈於貧賤不摧沮於死生夫然後謂之立矣其始本於介也

不介則不審不審則趨於惡惡之所趨無所不至焉昔者孔子攝相於魯尊位也膰肉不至微罪也孟子食萬鍾於齊厚禄也言之未行庸態也若可猶猶然次且俟之二子稅冕弛服決然去之而不可挽豈審始於介固知終之必㢘乎是以矩立於中正而不隳道抗於百世而不貶後世雖有穆生者烏得而議諸矧夫詩書所稱古之達者若伊尹之致三聘傅説之來夢求脩於耕築者可知已豈阿世闕容強作之合而能致然乎君子内

道而外物謀已而不謀人林子之立必非通塞之謂也它日林子聞之曰東橋子之言吾志也願書而懐之

靜樂說

或問天地善代萬物轇轕其趨動也人生而動五官百支與接俱闘弗能一息靜也樂安從生乃若司徒黄子自稱靜樂也何居東橋子曰噫非此之謂也人之生也有形有心形不能不動心固宜靜也子惡形動將無木石吾人也乎凡人之形動之地十有九靜之地十有一

東方作矣萬物同興五官㮣於聲色臭味也致欲四支
㮣於運動也尚用跡交情觸則機應而大馳不言而喻
不勞而成所不動焉者唯須臾寐耳然寬夢所乘天飛
而淵涉百勞爲之潛萃其果静矣乎此皆天機之所必
生人事之所必有不可除也按是求静所謂訪禮於市
索芳於鮑魚之肆也不亦遠乎抑有心焉天精所歸宰
百體御萬物大小無量出入無時顯微無象烏乎動烏
乎静神乎神乎捻兩瑞而握其機不可以物名也吾苟

欲其靜焉則定以止之虛以澄之大以居之明以通之使其冲夷澹漠與天游息五官四支各順其令好惡不凝於物憂喜不棲於情形靜固靜形動亦靜靜為内主動無間入至樂於我乎備斯德全矣若夫形骸之末偶靜偶樂猶金貝暫寓於室而遽去也曷足以言有乎吾又聞黄子有江墅嘗徃居焉則不聞朝市聲人故號之曰靜不知此乃吾所謂動之地也如吾之説則黄子之靜雖朝市恒在焉翌日黄子聞之謝曰善哉先生之説

吾靜也其誰撓之哉顧書以喻吾意

雜說五章

天下之道多術矣不究其說不可遽非之也不習其事不可遽易之也是故君子窮理而尚行則邪說亂行無自而入焉

天下之無公好惡久矣非偏則私兩善異趨而惡其異兩善同蔽而樂其同是偏也君子之過也見人之善名相形而惡生焉知人之不善情相比而愛生焉是娼疾

黨匿之私也小人之大惡也君子成過小人成惡欲天下國家之安且治得乎

夫仁義必有令聞之施君子弗幾也小人則汲汲矣譬之朝植者夕過而望蔭顧其樹猶萎然則棄之矣或問富民曰節用問教民曰脩身曰已乎曰未也已節而後禁無不止也已脩而後令無不行也其法則周禮盡之矣善哉孟軻氏之告滕文公也其王道之綱乎

顧子居湘南見山川之美仰而嘆曰大哉天地乎人烏

得而盡之足跡有未逮耳目有未及遽以量天下者皆淺夫也始吾之未至顧安知湘南之山川若是其美乎雖聞不信也然則吾之所未至者其美夥矣今夫天下之才以吾之鄉黨師友親戚見聞之間吾固知之矣然天下褒衣而趨吾不識其顔面不知其姓名者不知幾千萬人安知人人不有邁乎吾所交者藴其中邪而今而後過三家之市而不知輒罵者譬之惡人其猶桀紂之愚也

解

天解

世儒多言天道吾惑焉昔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子罕言天道世儒乃多言何哉或曰世衰教微愚不究理道一切僥倖於利害禍福之際儒者患之故言天道以斷其疑止其欲使不至於猖狂無極也亦孰知愚者難悟併爲善之意亦復衰止乎故王莽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此說天者之害也

愚謂天道之本質力功効因量召應者也言自然者亦近之主宰之謂帝賦與之謂命其實一也率其當然無所因就是之謂道適然而然莫之致而至是之謂數數也有道焉君子不謂數也馬必以乘牛必以耕刀必以割繩必以束舟必以浮車必以載克任則勝不克則敗此天道也其或有顛蹶折絶覆溺之禍者皆數之適然非吾所能慮吾慮其克與不克焉爾顔淵之夭盜跖之不誅失其常者也若天地之怪變然故儒者數稱焉弗

可以自沮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天道之本也文王係比之彖曰原筮元永貞无咎此言自審有德乃免咎也周公係履上九爻辭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此言自考无虧乃得元吉也此君子承天之意也談道行義而欲外大禹文王周公孔子之教者吾不知之矣

月塢癡人解

永昌張伯子學道於太保之塢好月而忘世余聞之久

矣與之解后於京師乃解之曰奚爲好月而忘世者乎請以月喻夫日月陰陽之精也行天而遞明月軌緩日不及日者十三度有奇數視日離合而光虧盈焉一離一合時乃望朔一虧一盈化乃晦明夫孰使然哉盖日陽主動厥數有餘月陰主靜厥數不足有餘不足之數錯糅乎其間夫然後寒暑晝夜之變生而歲功成焉誠使月並日軌與天齊度則莫晦莫明莫望莫朔而陰陽之數膠矣數膠則動靜息動靜息則天地幾熄乎今子

之忘世靜也獨靜而廢動膠也故聖智不膠夫君子之於道也虛則聚之實則宣之通則沛之塞則括之聚以崇德宣以效材沛以廣澤括以寶貞顯晦不執適從其時而已是以龍蛇其生而曲士莫究其變謂之曰神故曰陰陽易施天地之宜動靜殊處聖智之趣也今子誦說詩書腐齒脫頤以貯之肺腸之奧亦既有年矣君弗得以爲冊青民弗得以爲雨露是爲簡冊與隸而徒以發憤於麋鹿也聖人之教果若是乎哉譬之好月即晦

索魄而不覩即望之昭昭可謂盡月道乎伯子蹶然起

曰昔者知月有明晦今而後知動靜猶是矣嘗有至人

名余痴其殆謂此乎非子言吾幾於膠也

辯

道術辯

司封郎中顧子武祥出叅東藩問於東橋子曰聞之通

人曰吏道貴術圭也顓得無患於是乎東橋子曰夫道

貫萬物正庶事者也吾子以守道聞久矣乃以術患何

哉夫以道事君忠也術則競巧宦以道接人禮也術則飾諂容以道御吏信也術則紛竅言以道臨民仁也術則隱殺機道也者聖人之塗也術也者世俗之岐也吾子志聖學者而奚世俗之惑惑世俗者俗而已吾聞君子不汩于俗乃通于聖吾子以斯言為然乎

雜辯三首

或問曰鬼神陰陽之氣也烏乎靈顧子曰氣之所聚精必歸焉精也者宰萬物而善應者也故山川土木風霆

雨雹之應通乎人道矣又問曰雖精亦氣也惡乎能靈曰人之生固二氣之聚也血肉凝而為心淵然中處精者居焉故具衆理而應萬事其神廣矣及其死也則精者散焉復為槁木也已謂鬼神為氣而弗靈亦將謂人心為血肉而弗靈也可乎是故氣聚必有精精斯靈矣靈則無不宰也雖聖復起不易吾言矣

世嘗指士大夫通塞曰命豈不信然哉抑予嘗為知道者言人生有命一通一塞是已若國家之興亡則一時

人士所繫禍福焉不可以人人徵也漢高之興吹簫屠狗販繒之徒悉位卿相豈其五行皆當拔興之數哉故太史公曰高祖功臣之興時如此云盖究此義也及其亡也黨錮之禍遍天下非必諸君亦會其凶度若是同也盖國運繫之矣國之將興福逮乎天下焉國之將亡禍逮乎天下焉大舉小從天之道也譬之火炎都邑斯都邑災也而欲切切焉户推其厄豈不泥甚矣哉聽者然吾言

或問湘山浮屠之中有唐僧真骸至于今存葢數百年矣土人祠禱輙應若是其神乎顔子曰人之身猶木也生則氣附死則氣離氣且離矣靈將安附夫梗楠杞梓其伐也能使材充棟梁備器用已矣顔安能使其枝葉扶疏而上出乎彼人者今亦槁木而已人固嚴之而謂其有靈者愚也或又曰禱而應何哉曰子不視其所託乎山川之靈是謂鬼神四海五嶽是已湘山之在南粤興雲雨蕃草木育禽獸百物成化萬民歸心化之所成

是謂神靈心之所歸是謂感應彼託而居之其智固遠而南方之人無賢不肖曉曉然舉造化之情而歸之槁體豈非大惑矣乎今夫聚土木之像而禱祠應者精發乎其人也夫既有若湘山者雖無若人居之吾固知其靈矣又問曰其骸之不壞何也曰若今之皮革然率不信宿而壞者也苟法存而器藏可歷數十百歲無壞曰其始能自存之何也曰彼道也聖人所不語吾烏乎聞

對

野亭對

客有問於璘者曰人道之經有號有名名以制義號以別稱人各異趣貴當其情若太宰劉公托號野亭何名實之背馳而顯晦之逕庭乎夫大人之生應運輔世以德爲根以行爲植以言爲華以功爲實名震四海而不爲夸位列台輔而不爲溢錦衣繡裀而不取於布被鳴鐘列鼎而不屑於藿食蓋澤在生民功在王室故皇天降之以命王者寵之以秩鬼神佑之以福百姓奉之以

力若報施之宜然匪推讓之虛跡故大舜之受百官神禹之揔百辟尚父之受玉璜周公之履赤舄皆偃然安之矣若夫野云野云者乃江海間遊之地田氓鄙劣之習誠細民之攸行非大人之宜及是以相鼠之刺無禮虎鞹之譏徒質有由然也公乃引以爲號誠非其之所識璘聞而笑曰固哉子之見也語九垓八埏之廣者不可以示虷蚉述往古來今之運者不可以訓蜉蝣不通道德之源難以言大人之謀矣璘請放而言之可乎粤

觀往紀乃帝乃皇混沌未鑿肇啓洪荒綴羽掩體茹毛
實腸法令不設民罔弗臧視商周之際有若顓蒙而淳
龎者此代之野也九域之内疆分界畫乃有廣壤不置
城郭草木蕃膴田塍鉤絡質任自然匪以智作視市朝
之闕誠有若閒淡而寂寞者此地之野也四民居方則
有農夫任力作勞食其公餘以薄為養惡衣敝廬不尚
禮節終身晏如視冠裳之流有若朴質而騃愚者此人
之野也在人又有厭棄詩書脫略儀章言出無文貌動

不揚應物舉事椎魯莫當蠢蠢碌碌不狷不狂若此者皆野之類也以客觀之太宰公睿哲通神明德行擬金玉謨謀動風雷節操凌霜露登金門入瑶室翼商周之聲靈履朝堂之邃密抉文史之精華標冠裳之軌則論思聖猷經綸皇極盖三十餘年而未嘗承簿書法理之責非天下之至文孰能與於此如前所陳客固疑其不肖也客曰匪盡棄之固亦有焉禮失則求諸小則獲稽之往訓僅以時措若徒野而已矣無以文爲則相鼠無

禮子成徒鄰也豈其然哉嗟乎執名而不詢義是童觀也論跡而不求心是瞽說也如客之言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是故蒙莊戰國之散吏也憤世疾俗放言馳議至欲剖折斗衡滅棄禮樂以還華胥之域曹参炎漢之良相也尚清淨遵畫一咎諍子狎醉人而欲一切罷其苛律彼皆厭文法之弊思大道之反發孤憤於群迷負小善以争遠其志猶若此况夫大雅𢑱沉人倫表異又豈無通變宜民之感乎客不見夫道德隱微百雅

勃興刻畫虛器張皇不經智勝者富資重者榮農惰其力士輕其名商濫其貨工淫其能上薄三光之明下汩萬物之情雖智者左扶而右持祇益其敗而莫救其傾也故太宰公崛起寰中高視物表慨采章之喪質憂江河之瀾倒乃浩然而嘆曰使我揖讓商周之庭手畫典章比跡姬召豈若渾渾默默與道爲化而奉無懷大庭之神教乎使我被黼鳴玉出入象魏之闕足不踐土豈若仰奉茨室端侍土階而共天下脫奢泰之苦乎使我

徵才拔雋吐發英華以光大國家豈若孝弟力田各保其躬而令愚智不相加乎故曰麗物若僞醜器多牢華璧易碎金鐵難陶言多方者中難處也動饒術者要難求也意昌慱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患故士不貳其主國不疑其臣上不有其法下不備其君吾將剷吾文理黜吾聰明無將無迎履野爲庭無器無形守野為城俾皎皎者晦㬉㬉者寧吲吲者默忽忽者貞合千古而比德舉四海而

依仁從尼父之先進協文王之同人然後守吾之野反吾之亭問耒耜而教稼穡以相忘於大均此則太宰公之志璘之所嘗竊其毫分者也若夫晏嬰之固仲由之勇周勃之彊汲黯之戇又皆狹局淺中效野之紛紛者耳曾何足以擬倫哉客乃肅容正襟起而謝曰大哉野乎大人之能事畢矣微子之言幾於鄙倍矣夫

述邜素翁對

邜素翁居于國南之里德和而神康行年六十有嬰兒

之色東橋子曰何居曰吾觀吾始生畜天地之德究人物之初得所養身焉吾始生于二月其時仲春其位夘夘者冐也言萬物冐茆以生乃有質也有質無色之謂素列子曰太素質之始是也夘曰生生曰質質曰素茆者化之達天地之德和焉素者質之本人物之初具焉德不和則性情乖初不具則醇樸漓既乖且漓形乃用伐古之聖人愛利萬物含真抱一比於赤子遠此道也吾涉于世也因夘悟生因生悟質因質悟素故吾將懼

馳騖以浚吾生乎寧塞宂而沃淵將拓仁乎善親親而容衆將達施廣類肖于生生乎居善纂以兼濟將惡多文以飾僞乎恒汶汶沒沒以居將恬兮自愉汩兮自好乎深藏晦息而弗顯其色凡此者皆所以存吾素達吾邪也邪以生生爲德仁由以施素以寡用爲體義由以制仁義脩而吾養具矣又孰知其它東橋子仰天而嘆曰淵乎微哉叟之道乎蓋古之聖人長生久視之旨也何示人以非象之象而令里之老稚久眩瞀乎吾聞叟

居家刻白兎而弄乃語人曰吾卯素若此誠有之乎公撫掌大笑曰先生謂吾兎幾若軒轅之龍虎莊生之鵾鵬乎殆非與蘇長公有言曰喻瞽人日曰類而燭類而槃遂有扣槃捫燭之誤里人之言無乃近是與吾不敢以告先生東橋子唯唯而退遂述其說以喻諸里人翁姓馬名鑑字大昭善讀本草素雖諸書盖隱於醫者有二丈夫子曰應龍者深於易將文翁之素而達之生人者也君子謂之良子

述

荷峰公述

高安荷峯公以御史中丞節撫南畿踰年政成頌聲大作野史氏曰公之蒞政也精明果斷日照雷擊植善如滋屏惡如削墨吏秕政濯櫛殆盡寬征啬費民忘凶年侃侃然以報天子安蒼生爲已任然中扃洞如已事弗留故人安其嚴而懐其惠説者謂其嬔文襄儷三原才節乃交勝焉亶其然耳東橋子曰璘丈離畝畆不敢與

聞政人之績久矣若中丞公之休懿日震燿于耳目其誰曰弗歆謂休運淳氣之所鍾固也又何必高安云乎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意其鄉必有高山大澤儲靈發祥以生斯人也何廿偉之特異乎野史氏曰吉哉子言信有徵乎高安之野大有山焉蔭崇糾遼標南筠之雄鎮舊傳有靈僊集峰下池荷盡花遂名荷山公世家其阿族系繁衍詩書發解者相屬而甲第翹出自公始邑故多臺省華要階三品陟上卿亦自公始然則謂公

非降神於茲山可乎不可乎故鄉閭學士稱公曰荷峰先生匪我誣也東橋子曰氣有感會瑞有徵符天地儲精陰陽成化山川孕靈乃發才傑一啓一承互體交變語曰沃土人肥丹穴人智此之謂歟璘未覩荷山之巨麗敢於公乎徵焉端凝敦大徵於體峭厲峻截徵於節發育徵於用畜納徵於量變化徵於政華縟徵於文是公於荷山驅其巍然者而表之四方也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謹端拜于階墄之下野史氏曰辯哉說盡於

是矣請録爲荷峰公述附之郡乘

問

東岡問

東岡先生流觀東海息駕赤城之滋姑蘇顧璘執篲館下有間進曰先生所稱東岡子者其義可得聞歟意者先生高朗卓犖塵𡙁斯世且將陟蓬萊之椒躡扶桑之上以放意乎至人之道而爲是遠舉也抑亦登太山臨日觀視日月所出以窺造化之根荄者乎非先生異人

不足以應是號也先生笑曰烏有是哉直畀畀耳吾高
密之東有岡隆然其下沃野可田先司馬公誅茆為廬
種樹爲藪思以樂志而息躬卒乃藏焉子孫保之若社
吾乘軒出入者三十年夢寐以之蒙以為號存吾常也
如子言豈不大有徑庭也乎璘曰噫嚱吾聞大人龍變
曲士守𤰞稽古才士被褐衣而懷天下居窮巷而志萬
里標勝列奇自干青雲者指不勝屈實亦微渺非倫也
豈若先生之才爲世雄乎爰自弱冠起家翺翔省署軒

翦藩臬恒駕人上既陟中樞而復邅迴外臺者適也天下汲汲然興霖雨之望乃若器遠而言近光崇而處卑豈欺我與先生曰異乎吾所聞君子視不下帶而道存思不出位而業成所以貴近也士有放心狂馳者謂之夸節故終身蕩然不知其所歸昔伊尹之志不越莘野傅說之志不越巖下雖阿衡左右之勲光昭異裔夫豈介乎二子之衷哉子初言若誕誕則荒志再言若矜矜則喪節皆非進退之義也吾進而行焉望吾東岡其思

也依依退而藏焉處吾東岡其樂也洩洩非東岡固不知所托也幸無以易吾志璘於是再拜唯唯而退

篇

定成一篇贈何司空

夫學慱斯精精斯明明斯定唯定也故獨立而不懼功大而不疑何謂慱廣覽群義參伍異同總其端也何謂精窮神研幾靡微弗析辯其介也何謂明中清慮察物至斯照通其用也何謂定舉之無大履之無危成其業

也定也者萬事之幹其大人君子所自樹者乎是故伊尹建桐宮之議周公執管蔡之伐非有已事鑒也茍置小疑于上下昆弟之間其何勝於流言乎夫小夫不可以大受其慮揺也枉士不可以直道其心蔽也故木揺者風拔之矣目蔽者足蹜蹜矣内不先定奚望其外乎是故砥柱當大河之衝深柢乎九淵大蟠乎孟津狀流下激洪濤上蕩貫萬古而無損於毫末者豈藉異物相維持哉有諸已而已矣故天下之務非定不立凡顧瞻

携貳首鼠兩端者烏可以臨利害決死生哉璘觀少司空燕泉何公之道其定成者夫公之業在四方簡策不可勝書請論其大者若繼統議復永昌郡討十八寨之寇三事是已夫尊親之禮茍隆宗廟不知其他也疆埸之事茍利社稷不知其他也事孰非臣哉而或有不然者其故有十寡聞者闇自任者偏沮難者怯循故者苟揣主志而曲承者佞射利而自封者汙知之不爲者罔爲之不力者偷專顧已之利鈍不恤君國者奸蔑視民

艱厚養以安樂者忍此十者國之癰疽畜毒必潰其原生於不明不明由不精不精由不慱故曰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噫嚱何公其知勇大矣知宗禮有大防何憚乎主威知邊圉有隱福何安乎故常知國梗宜亟拔何恤乎師旅夫苟以死生爲患若者孰知夫道之不可違也夫苟以利害爲校若者孰知夫君之不可負也由此言之非道非君厥志不存如其道也如其君也白刃可蹈而况於禍患乎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

可卷也斯何公之謂矣

視度一篇壽周中丞

璘聞先驗封公之教曰相樹視土相人視度度者受物之量也大度則大受小度則小受豈唯名位是徵雖福德壽考罔不於是焉繫璘持是以觀鄉國四方人士十不失二三也今中丞約菴周先生其最明著者方璘爲吏部郎始識先生於今司空劉公元瑞坐許時賓客盛集約菴方爲鄉進士禮恭氣間談古今論經史如發囊

啓匵繹繹不絶畧無幾微見於窮達之際璘心偉之未幾舉進士給事諫垣論議天下大事洞見條緒舉賢擊佞一以國家為心不置好惡然謙謙自收恒若不勝其憂畏者此其心豈有炫鬻於其職哉拜太僕少卿太僕馬政猥冗剸裁勤輯弗厭其劇進僉都御史初撫延綏再移宣府皆今邊陲難居地也禦外安内舉偏振衰二方戴如父母以讒去位人之望之者唯曰不置先生乃忻忻然歸卧毘陵若將終身焉爾夫士居窮率餧縮及

踐華要則聲張自多其仕宦每不樂冗瑣或功大而抑又快快不堪處此皆度有所不足故也先生被禍而泰履顯而夷理棼而敏居難而振及其違也則由由于于不知其去來此其廣心浩蕩烏可以時俗窺測哉璘不知先公之言何從授嘗比量事理見其不可易者如此往居湘源視湘水出興安容杯耳至全永則勝舠矣衡潭之舟乃可千斛由洞庭而下雖艨艟一羽也豈非水愈大則所受者愈重乎它日又至台而觀于海凡涯涘

之艇皆前艨艟類也巨舶自遠至則歸然如山其舵非百夫莫持夫人之度苟海也其所受豈可以稽數乎若先生名位福德壽考之數璘固不得量其後也一日舉是說告諸親戚子弟之秀陳生時億起而請曰公所視於吾舅者誠然也吾舅今年壽六十億將往稱觴焉而不得其辭願揭于軸以喻夫來賀者

引

重刊湘山事狀引

宋進士蔣擢撰湘山事狀十二卷載寂照法師顛末甚備蔣君儒者何慕爲此邪葢法師事世俗所傳多不類人用益惑必有紀者乃可論其有無非直爲彼道資也板久壞郡人重刻于寺余過而見之因題此爲觀者告

附驥集引

璘守湘源既二年索居無徒舊學日墜徒惴惴耳乙亥冬大司馬涇川相公致政來歸不謂璘爲不肖引之大雅剪其荆棘示以周行雖駑蹇局促莫企高步庶幾知

所鞭策乎太史公曰蒼蠅附驥尾一日而行千里貴有依也璘所得與公倡和者何以異此既彚爲集遂名附驥云

桃源書屋引

桃源秦人避世地也方暴兵横鬬亦莫至其處静可知矣台郡治負大固山而司法之第尤邃齋閣深窈不聞市聲林巖霏靄旦暮在户故昔人號曰小桃源余生侍尊翁司法君來讀書其中因以名屋樂境之静也生方

英年吾常憂其惡靜而好動乃今寓志如此可謂知矣武侯曰非寧靜無以致遠言心靜非言境也生知境之靜則心之靜不遠矣嗚呼境靜者兵莫戕心靜者欲莫亂然嗜欲之害甚於兵也生毋易哉

喬衡州哀辭引

迺時四方多故百姓迫饑寒多起爲盜剽刈數年乃已朝廷營内殿括用諸道取材楚蜀事亦甚鉅天子思得賢人居郡縣以寛舒其民故於賜賚拔擢之命往往崇

厚不甚惜嗚呼賢者當此時宜有以自效垂功名於後世矣夫何俗習恬偷惰棄民事甚者豈已痻下仇視所部如璘輩則又選愞弗振無益利害馳虛心耳才難不其然乎若吾衡州喬君真可謂之賢者矣衡州去吾全五百里璘又與喬君相善知其政持詳君平易近民在郡五年興廢舉墜吏無所干民無所議大畧與漢黄霸治潁川事相類至於暇日焚香閉閤與諸生談經賦詩則又有韋應物之風霸所不及也烏乎真賢者哉今年

三月以書抵全云報最吏部璘喜躍者累日謂君之賢乎於上下必且引擢卿相如漢故事以大厥施於天下也既而其子棣乃以訃來謂君以四月十八日道卒舒州且遭水厄焉於乎天豈不欲斯人被仁厚之澤邪何奪吾喬君之速也既痛哭乃爲文寄奠以寫余哀後思所以永君者不得作哀辭二章以代執紼併書此爲引俾凡知喬君者咸致哀焉於乎豈徒哀喬君寔哀衡民且哀天下也

李別駕東征八詠引

儒者以詩書發跡居常治理建議恒出所素蓄易易耳若夫軍旅金革之事未之多學則宜有所詘此固武人所常訾笑也今觀李侯濟之從王中丞討寧藩事何其雄偉不常而又武人萬萬所不及何哉蓋君子之學無所不該其於兵家者流所謂六韜八陣穰苴孫武之書固常誦說其文而槩之乎心不幸有事主之以忠義發之以智勇以身先衆何兵不強以順制逆何敵不克又

奚小醜之足云云乎乃知不經事變誠不知儒者果足濟用而閭忠義于大閑者雖習兵無益也嘗聞少司馬王公薦李侯等疏口義重勤王引兵策應心堅討賊誓死効勞可謂得功業之本矣書爲東征八詠引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息園存稿文卷八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天禄

謄録監生臣陶紹侃

息園存稿文卷八

明 顧璘 撰

書啓

謝劉少傅書

璘不敏辱守大邦貽害民社不能早自引退以謝神人乃又恃眛自好不達時宜竟致禍辱此天降罰非若等所能為也日月鑒臨實無怨悔行時蒙教言勉以大義

鄙人綿力兢兢自誓幸保不墜往復更無及此論者益仰大君子涵養之力到家事定兒輩又言門下隨有十金之餽厚恤妻子汗背驚骨無所措躬唯不肖從役本郡三年於兹未嘗有毫髮禮遺奉報僕御乃今奪聖主養老之惠及于僇人施報不類何能為心緬惟前事已往不足更言初欲極陳底裏申闇闇之痛明冠紳之節繼念上無相知之人相與暴白徒怨結禍深孤立無與老親在堂憂鬱可懼遂隱忍就竄甘為兒女子之行甚

可醜也恐高明未悉輒復覼縷惶愧惶愧向所委九老圖無恙然不甚佳欲更尋一圖題詩寄奉不敢久負也去路日遠書問難數通北望涕泪無已離汴時聞台候違和知是舊恙會當平復矣忝奉無期伏乞慎起居善藥物自愛

啟楊邃翁

伏承遜避大位堅閉戶鑿坯之節天下增仰我公赴邊日璘嘗獻書有功成身退之議其時主上止以邊事見

召故為公深計亦唯始終使命而已今聞主上虛端揆之位傾心見託側席以待此又一時也且朝著之間情志乖隔士夫隱憂如膏蘊火此非有耆徳重望者主張消弭於上後事固未可知我公素任天下之重固當捐已奉命就弘濟之大業奈何謙讓凝滯與一節之士論尺寸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孔子不過若此璘恐天下望治者遺咎前啟輒盡鄙言公幸勿以為佞侍老母疾不能多文然語亦止此伏冀早決行計天下幸甚

啟張司馬

近者家父書至云門下眷念渥厚至不能承使不肖感激不覺泣下也不肖愚戇觸法投萬里之外棄捐赦水甚非父母老年所堪故去秋家父病疽亦緣憂鬱所生比來親戚故人見璘久棄顧視老親多不逮舊此人情之常不足云及秪恐老人覺之損其歡趣門下乃獨施恩於涸轍寒灰之中真大人盛德也又聞門下威德大著京師内外望旌旄之出莫不動色相喜所謂走卒知

司馬也仰戴仰戴不知高明何汲汲以辭榮謝累為念至上十餘疏不已璘竊惑焉璘都人也自少聞三原王公秝留務時閭巷小人日談其德如稗官野史稱説古人之事琅琅可聽于時不知世事不能追求其故自有知識以来歷見名公居此或乏此聲按求其因盖緣王公加志小民茍有惠利雖取謗觸怒亦所必行故人樂稱之今傳聞相公之跡絶類王公惜在遠地未悉施為之詳耳然璘向在閭里頗知鄉人所苦諸事大抵軍苦

占役納錢及倣工之弊民苦内府供億及勾補班匠班錢商賈苦工部陪納之淹滯凡此必皆相公所已擘畫今諸人喜頌由起者也冐昧具上用備採擇漢人云河南帝城多近臣故不可問宋以開封為京兆多假重臣守之故包孝肅公著聲亦以權貴歛手為政本今應天即漢河南宋開封也京兆權輕往昔故假鎮於大司馬唯相公者德重望天子眷注既如此軍民仰戴又如彼凡百舉動少為留意則祖宗恩德可長存於根本之地

宗社幸甚斯民幸甚正不必辭榮為潔觧累為安也冐
瀆死罪

啟白巖太宰書

先民有言大臣以人事君言天下至大任天下之責至
重非一人所能獨理故君望之我而我望之天下之賢
皆所以承天意為生民非可以私意于其閒也古者四
岳僉薦禹益夔龍讓拜于庭其來久矣春秋晉祁奚舉
賢内不避親外不避仇君子與之其他不可勝道也後

世用人專責之宰相國家則專付之冢宰蓋其職也璘不悉當代之故其於賢冢宰姓名不能盡知所知者若西蜀蹇公義河間王公翺濟南尹公旻三原王公恕與吾鄉倪公岳皆執公方之節懸明睿之照有道之士所共推服璘竊謂冢宰用天下之才必恊天下之論而後足以服天下之心斯天下之善名歸之矣然天下之論不齊至於有道者乃定最下者取合小人其上兩端又其上取悅豪傑最上乃求合有道之士蓋有道者非求

而合之道同則無不合也唯公以間世之器收海内之望非一日矣自璘居門下非不久且密矣未嘗見公有惰慢之容毁譽之言端嚴惇慱如嶽之重如海之涵蹇尹二王璘不得而知之若倪公則嘗奉以周旋公寔類之也兹當新主御極適有數客會于璘所咸舉手相賀謂皇天篤眷社稷誠得其公遷居其位其公起居其職則天下之勢一變可復祖宗之盛再變可追唐虞三代皆無難者烏乎公負天下之望如此璘安得不為公賀

不為公懼又敢不為公告哉緬思孝廟之世公與邵二泉儲柴墟王虎谷諸公並起一時皆公輔之器今數公或已老病或先下世唯公巋然當軸任國家蓍龜股肱之寄方當羣凶用事之秋公獨留守南京養高全晦脫然不為所染豈偶然哉璘唯上天之厚國家與公之荅天意壽國脉者皆莫大於人才雖公所藴萬萬高出璘等璘之拳拳効忠者固不敢舍此他言也盖羣才既叙則百政自熈事事而理者非大臣責也宋陳同父曰有

察舉而後有銓選有銓選而後有資格其意蓋謂世道既降大公為私一切任法猶為可行此亦有激云然璘謂行資格而不失銓選行銓選而不失察舉行察舉而不失鄉舉里選僉薦拜讓之遺意然後稱有道之舉動而不繆天下之公論也天生才局品類自别代天命德烏可混施國家五爵九級之陪配之人品甙乃宜然殆類天設然則後魏中正九品之法固不可著之曹例獨不可存之心鑒乎山濤甄别人倫載之啟事千載以為

美談何後世之不可行也凡言不可行者皆私耳豈有上承天意下受國託近繫公議遠垂令名而可以毫髮私意干之者乎唯門下自通籍以後居銓曹逾二十年凡今之公卿岳牧皆嘗揣摩而度量之孰矣取諸胷中若分五色辨四方雖百舉無一失此天下所以未事而先賀也璘恒常於公止以文藝小技進瀆不敢言及茲事謂公未履此位恐以為諛及今廹然至矣一旦命下禮遂懸隔又不敢冐以此言進有懷不吐非所以為忠

也展轉旬月寧坐近諛之嫌而不敢取不忠之罪唯冀

照詧幸甚舊著治原一篇謹録併獻暑甚勒狀不莊又

恐公旦夕北上不及奉覽潦草殊甚無任惶悚戰慄之

至

啓敬所蔣少宰書

先民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君子之道信

無踰此三者矣五帝之臣渾然同化三王之臣除亂致

治故當時蒙澤後世稱聖蔑以加矣春秋而下賢人君

子不能以無為為德又不能有為以樹功於是引先生之道而推已所志載之空言以垂後世若孔子孟軻以至楊雄王通之徒皆是也言雖有鉅細醇駁之殊其心一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桓譚謂嚴尤曰楊雄之書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王通亦曰帝制絶元經興斯一聖二賢之心略可見矣唐宋以來韓愈柳宗元歐陽脩蘇軾之屬抱道游世或竄逐囚錮不究其志各發為文章斐然成家固已下立言一等矣然亦傳之至今不朽

由是觀之君子之道不在彼則在此章章明矣璘少舉進士得從先生長者游聞先王之緒論竊亦有志於當世之務於今葢二十年矣三為郡縣之吏力不逮志徒勞無益恥飾厨傳以稱過客而不能奮然遠于俗態閔轉死之民思以仁之而不能釋鞭箠征科之格食人之食厚遺其憂不辭其名而悉去其實故刑禍流竄皆天之所以降罰也雖去更效一官亦若是止耳是天之降才本殊也今已曠父母之養捐子女之愛煢煢一方弔

影而處此固非得行其道者也程量所有其賦命原薄亦審矣其不可與於功德亦明矣傳不云乎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幸今齒髮未墮耳目之聰明猶可肆講習若碌碌待耄耋曷若退而深藏從東南隱君學士考三代兩漢之書以上窮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學為文辭得少比楊雄以下諸君子之下列生無忝於父母死不與草木同盡不猶愈於已乎唯門下愛璘過甚即魑魅之齒奪而置之袵席之上是不忍璘之身遽滅歿也

而况於其心乎况於其道乎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子之身固門人小子之所依也璘之視門下葢若此昔者房玄齡閉立功立言文中告之以量力夫力者才之限也時與位亦存焉量其固陋策以終始在門下察之而已近所作雜文數首方有事期會不得繕寫謹上古詩十四篇呈覽可進與否幸賜教誨願次第以上期有詔益乃已死罪死罪頓首頓首

啟見素林公

璘自髫年聞公姓名若與司馬溫國范文正齊等及長始知為今人奔走宦途幾三十年道路違左不獲一拜階下承奉教諭長恐溘先朝露使後来者追笑無窮去歳脩學之役本有司賤分林學職不量彼已輙以上干尊重不意謙光逮下竟拾微名置諸不朽之後覲還始克覩之喜懼累日每過石下流汗浹背古人云伯樂一顧價重十倍此豈特一顧已哉感激誠不能已已張教諭去便謹狀具謝伏唯照詧

啓見素公

伏承台候萬福聖眷殷注天下幸甚頃者竊從過杭璘適從驅馳之役不得伏候起居死罪死罪以平生瞻依之勤顧不使一望眉宇此天靳薄劣也敢不省惕荷留書為念抑豈晚後所堪唯深感激耳臺府清肅久不敢冒進箋謝諒蒙照原恭審道施治朝廷論内豎乞匠之疏凜然大防何啻萬鈞九鼎之重誠使前時之事思患預防有公如此何至泛濫莫救乃知公居林下若許其

久皆皇天眷佑宗社之厚意也悚畏悚畏璘方主上御極之初竊不自揣亦嘗擬著一疏意謂朝廷莫大於體統天下莫大於風俗體統者大臣之責在廟堂必有至計不宜小臣輕言故專論風俗一事繼見言議紛然恐有干名之嫌遂爾中止心實耿耿兹敢竊録原稿布露左右儻少裨坐論緒餘采納注錯非獨末學之幸而已僭妄死罪去歲張學職附下手翰不久始得展誦所論夏銀臺篤行鄉評皆然疏漏之罪獲奉指教祇服無已

啟韋菴彭公

自公之西天下之人莫不惋歎而翹望者至若受知抱德之徒則又倍萬其情亦非有所私也近日獲見所寄葉侍御一之萬里神交卷其於兩河往年之恩戚戚動念一誦一泣嗟何以堪乃知大君子推心汲引往往如此真秦誓所謂休休有容者也師仰何已伏惟聖君更化天意將興太平必先名公天下所望必有以相副公之所自許必有以比德伊傅使後學小生知賢聖由人

不多讓往古也無任馳戀之至

啟彭宮保

往者河南之盜攻城壞邑吏民懔懔莫必其命荷門下受鉞而臨之一鼓殄滅頌功之士咸謂其邁絶今古此固英雄之長略賢哲之異才出於尋常萬萬之上乃克致此下視璘等齷齪尾瑣之流奔走厮役之吏不啻蠕動小蟲何足動視若璘等亦惴惴奉職祈得免罪謝譴足矣抑何敢望附城之末光乎唯執事海納日照纖細

不棄視璘孱懦尸位不以為不才捍禦無效不以為不武飲至之日達于聖明薦于冢宰謂璘可任于時璘方獲大罪拘圜扉之中故舊親知莫肯相近恐禍之逮及獨門下昌言如此使垂淵之命增九鼎大吕之重非唯得緩刑殛又得一命于善地父兄妻子之感雖九死不忘豈能報之直御之耳四月巳抵家得見父母南風方作未得赴任俟秋後乃可行西望勤拳之際聞余錦衣有南使之便少布區區伏唯照詧側聞蜀寇之平又在

旦夕益仰大賢之才歷試至難無不底績它日國家大事大疑係屬天人之意固已定于是矣欽慕無已五溪淫熱軍務多勞伏唯為天下珍愛幸甚幸甚

啟孫九峯公書

伏唯我公還朝社稷幸甚夫司徒大位非唯均節國用省薄民賦以惠澤天下其豐儉貞裒之則匡輔君德尤為切至方龍飛之始海内望公不在冢宰則在此位既見邸傳莫不舉手相賀蓋純德篤行聖主簡在特深以

之效忠視諸公固易為績非佞非佞前後勸學二疏師保大忠無踰於此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格心之要務學為急道明德立何治不成是以末學下吏益用尊仰新政方肅不敢瀆上戕敬延後至今賓非門下之體伏乞垂鑒悃素不加重罪幸甚幸甚

與左憲王子衡

國家之有憲臺猶天之有雷霆無則不震人身之有筋

骨無則不強其政則舊典與今令甲具之無俟言者然自開國逮今先臣善是職者亦僅僅數公豈不至難稱哉近者主上以此職召公士無賢不肖莫不踴躍意謂貞度肅僚云者公素具而優為之天下當一大振誠是也璘於其間獨為公憂而於國家之憂又有大者公此行有三難臺政不與焉主上神聖剛健萬機咸自宸斷然小愆機宜臣下莫敢言公不格而正之則職有所闕天下安危繫在二三執政協恭和衷尚慮罔濟今聞之

道路矛盾時有公不孚而調之則勢有所沮御史執法也一不由禮則法隨以隳今俗陋甚矣持矜亢煩苛為憲體工報復誣訐為風力侵冗雜細瑣為才幹不知自誰作始而沿習膠固莫覺其非雖總紀居上一不相容則衆怒羣攻必解其柄而後已是誠何道哉公不率而革之則體有所妨此三難在公者可盡在人者不可必璘以為公憂也度公之心必曰吾知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已持是説也使三者有一不達皆道之不行矣公

投劾而出納履而歸夫何難哉璘所以為國家大憂者
正在於此夫國家凡用幾十都憲而始得公天下有志
紀綱者從來凡若干人而公始得此位上下凡若干年
而今始遇大聖人出幾會之難千古一遇若乃易易棄
之豈可復得以此思憂其大可知韓愈氏曰聖人畏天
命悲人窮乃知道之言非好仕也靜言念之其輕重難
易之分誠宜苦心極慮反覆思維以求必得其當而後
可如昔者夂菴所論納牖遇巷之說真格君輔世之機

行道立業之本不可但以枉尺直尋為喻而直拒之也璘非為諛者世俗之事唯恐其不直公之事唯恐其不婉誠為斯道與國家計也惟孰異而深存之幸甚幸甚

復浚川司馬公

辱示詩文百廿二篇皆庚寅一年所作何其多邪公至南都舉十數大政宏規既張積弊悉剗皆前十餘公所不能足矣乃出緒餘又及此事並臻精到豈徒多為也顒仰顒仰詩文綽有定力在士林亦自有定價朋友之

誼不貴相諛姑未賛叙所論名理諸文脱落拘攣之見獨往獨來盖秦漢以前作始立言之學非近世學究沿襲誦記之習也璘也淺陋不足與聞今既承命矣勉復數語以佐商確是亦請益之願若曰麗澤相滋則何敢

附大方爾

啟浚川

公台鼎爕理之器暫局今任此天遺留都軍民之福甚幸然以職在本兵二年以來爬梳洗滌軍衛遂獲安枕

若謂有司事體稍遠遲遲未議故疲民闕然興望緣公所任即古分陝留後之責保釐之惠何限軍民本朝此任初但推六卿有望者相授故廣宗崔公恭以太宰叅贊後因軍衛之事多涉兵部遂專用司馬非謂民事本不相關也三原王公恕無事不統無弊不言至今京民有俎豆之願厥後諸公漸失本務可惜耳惟青谿倪公岳於朔望議事之際嘗受諸司揔詞送查或咨行處報一時為之翕然公遠繼周召近邁王倪當勵精之朝視

極敝之會安忍惜舉手之勞而不活垂死之衆乎禹稷視民飢溺咸若由已伊尹以一夫不獲為已之辜盖知天之所任在我故不得不受其責今天既以留都之民任之公矣又安得辭其責乎前承面教仰見體國之忠保民之懇輙敢以鄉民所疏者投上伏冀采察近聞當官者苟以報府數目上塞尊指盖恐府縣嗔罪此又蒙蔽之害與不究何異若乗其來愬即委人押取見季使用底籍一檢則某事所費幾何某物所值幾何具得事

實然後利害可明興革可議矣猷敢病夫誠哀鄉鄰之困上裨清聽不知避忌萬萬隱秘勿令知自璘出為惠尤大也

啟嚴介溪侍郎

屬吏至獲奉手誨溫慰教導感激為深若望璘以舉兩浙之政則今衰矣無能為也初念君相速照抜璘廢退之中弊精殫思研究百度冀酬恩遇三月之後遂至捽脏外作結閟内壅幾至大病即今程課功効萬分無補

乃知民窮財匱非大豪傑圖回斡理安可期阜成之績邪如璘者但當歸鋤百畝供奉老親是其分也圖去未得不敢多談郵吏入京謹上狀奉候起居畧陳梗概伏唯照察

啓唐漁石中丞

璘蹇拙跧伏無所比數自分填壑久矣乃聞高明不鄙謬見引薦初聞丹扆大理之傳自量非類必無此舉昨復聞之東溟叅戎雖過情可愧然不敢不之信也猥瑣

小工門下何取引以代大匠斲邪古人有言少也不及有為今老矣無能為也璘今已及其時望門下勿以為念也自門下入京璘倏辱恩命遂叨此任此必門下以不肖誤當道之聽今既數月矣弊精殫思冀以酬知已之遇畢既衰之悰如理絲益亂割截益闕竟不得其條緒中其肯綮無所短長之效已可見矣非敢不忠力不足也旦夕當且引去供養老親願門下勿以為念恐損大智也因郵吏上狀略陳區區以申謝悃萬萬照察不

罪遲後幸甚幸甚謹狀

啟聞石堂侍郎

璘侍德範奉明教之日久矣荷門下知照亦已深矣躬耕畎畝以奉老親陶寫卬壑以安短用乃璘平生之分不知門下何取每每以致用見期今果引置貴藩之長非門下謬見推引何遽至此邪悚汗悚汗今既數月矣亦欲弊精竭思畢既衰之志然才力不逮竟無條理或者職任不明而僚屬未修本務權力不專而樞機末由

斡旋斷割懼傷羣情變革懼生浮議凡此皆璘之才力選愞不足以勝此也每每自歎終闕終負教愛

邪因郵使之便奉候動静輒陳區區伏冀照察幸甚前賢郎回獲奉溫慰謹附謝不備

復許函谷通政

讀公著述復見古人讀書窮理之意信心而不信耳大要歸諸至當而已左傳所載諸家卜筮賦詩等事各具

一義義理圓融切於制用不徒誦說而已雖秦火之後不復聞聖賢說經之詳今諸書散見孔孟所引詩書之言亦多斷章取義不拘拘於章句葢義理乃其精微文辭特糟粕耳至宋儒始守師說泥章旨而立主意雖於文字之際有所發明卒使六經之㫖拘牽執滯而無曲暢旁通之趣實訓詁之學爲之害也公獨得之見超脫羣疑尊仰何已詩考多宗小序古人固言之小序雖未必作於子夏大抵去孔氏不遠必有源流授受之因豈

千載之下可逆探而輕改也辱垂教極感開導僕侍老母疾日從事藥餌食飲之間不得奉復使者數至草具鄙意先上詩考併封還周易蓋賤子本經尚有一二疑義容再請益餘唯照亮不具

復黃仲實

承㸃教鄙文開發蒙蔽幸甚友朋尚諛久矣乃獲高義於君子之側殊用尊仰非止文字之益也尊道篇三視字鄙意本謂即流以求源推所自以明所出視字之義

若反觀云云也務語新意反不違誠如尊諭所疑欲改
定本字又似節次相生太極天地人道逐分前後殊乖
義理不如觀字似或渾涵高明謂何如邪若謂太極非
可視之物則觀字亦恐未當但古文觀理觀心悉以立
義或亦可通望曠然終教勿事姑息也別謙篇蓋憤薄
俗誤以諂諛退避為謙動執惡盈好謙之說以惑承學
故以別名篇因先儒訓謙曰有而不居故衍發其義以
申矯枉之辭意所切激抑揚不能無過其餘定志鄉正

諸篇皆有此蔽此分量所及不敢强辯如下藥姑取適病未暇他論耳若夫君子之言周徧而不遺公平而不頗豈所敢望乎承命更轉數語恐於本意相戾祗服固多矣數日值家冗裁復遲後幸不以護疾見棄也

復蔣中丞書

辱手書慰諭溫至祗拜厚情特奬借太過非所敢當耳僕荷聖主厚恩出之赭衣之下復置民上雖萬死不足報謝况諸公生全知遇亦非踈微後學所可易得古人

云士為知己死璘豈草木類邪仕宦者嘗負於官官何負於人況僕所居不卑也禹稷思天下有飢者溺者謂由已致何也身任其事故不得辭其責耳僕已任一郡在已矣閭閻田野之間不得其所者不可稽數豈敢以一郡為不足邪此甚狂誕者之意不敢效也但老親在家去秋發一疽甚重今雖幸愈甚非人子之情有少女即今納婿乃故南安守俞勉誠少子勉誠易簀時實有託孤之責於僕今遠地不能教之負其地下之望且妻

妻子女在家委累老親既不能養又不能安之是禽獸也故屑屑求去意蓋出此若向得近地苟遂此數者雖抱關擊柝古之大賢不恥為之況僕乎哉竄逐之人於尊官達人之前不宜及此恐涉有求蒙書詞見諭懼不察下心且謂狂誕乃重得罪於名教故略陳梗概伏唯照詧

啟廣西二司諸公

璘情事廹切文牒覼縷煩瀆門屏悚愧悚愧大巡先生

之愛深厚委曲使人感激不能言而苦切愈不能已然璘之求退非苟為激切可以中止蓋亦籌之熟矣夫士君子之進退出可以建立入可以為榮其親悅之則進以為乎君出不能有為入可以為養其親欲之則退以為乎親此大義也璘闒劣無狀聖主不忍加刑薄示竄罰恩至渥矣古者得罪黜罰之臣多一歲半歲以病自免所以上全朝廷之恵下保性命之期也今聖朝於大罪之人不即罷斥僅置遠地正使諸人自為之所若復

冒利干寵不能自擇豈人臣守身奉上之道乎况璘有父母在堂鍾愛甚篤屢有書來促璘致仕事變無窮親年有極與其希難至之寵孰若圖易盡之養為足以盡其心也且璘係守土之官别無公幹可以省親嵗月悠悠後事難料所以晝夜痛心而必欲求去正坐於此又違遠兄弟離棄妻子羣憂湍腹百病集體伶仃弱僕飲食莫調屋廬蕭然霧雨莫衛萬一塡棄溝壑祇令旁人見笑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其可不念大廵先生臺墄尊

嚴不敢輒以書上唯門下見察深至故敢再瀆乞為轉白此心俾璘早還故鄉見父母瞑目無恨

謝唐應韶

璘蹇拙寡用遭廻郡符為親竊禄極知無補荷臺下納汙拾朽不賜黜罰足矣昨得邸報乃置薦剡之末感愧切中汗慄無已夫采賢取善不遺細微者賢者之達智也慎微保終固執平生者鄙夫之小節也今以小節之陋過蒙獨智之賞璘之感德實倍衆人臨書倉卒言莫

能既前日省下聞老親有疾張皇趨視失長者之約昨離南京會寇京兆又知節鉞先駐新河頗久竟以不知失候罪積邱山即解謝無益聊明鄙人之心而已南還道體想益佳伏唯眠食加愛起贊新化是願

與王伯安鴻臚

自覲時相別至今已五閱歳僅僅一通書悶痛念人生能得幾回別也璘往年過杭不欲與達者將迎因止湖上寺中後聞執事在城中亦不敢復通執事或不知璘

在外也遂失良晤于今為悔謫来頗與靜便唯思親一念唯日耿耿正思執事往日談滇中之樂于時漫為悲喜迺今始知其味也南都甚優裕第長才重望不得久安即今諸相知幾人得聚遠方不相聞亟欲知之家尊書来道執事下眷甚勤感不可言家弟璞亦稍知所嚮倘得侍左右何任通家之慶也

復蔣東駕 淦

得令弟送到手書并小弟家信感慰無量奬諭過厚抑

何敢當僕頽廢以來神志乖阻乏振厲踸踔之氣甚負
貴郡汲汲求退正以讓賢安民而已苟得衣采弄雛於
老親膝下足矣夫復何念來教乃欲引之古循良之列
徒令汗背耳郡志嘗欲要宋卿脩之以郡中無歷代全
史恐建置沿革與守令鄉賢姓名事蹟無所于考若舊
志則徒勞也梆郡傳所脩名勝紀亦草草葢山形水源
及阨塞險夷陂澤磽沃所關於民生吏政者甚重彼特
具名勝一端姑為貴郡發藻色耳此事須在京諸公分

任一目窮討極論總定於相國手筆然後為不刊之書也萬萬留神幸甚

與田景瞻

黄府主過州始得詢動静聞太郡君奄逝不勝悲痛荒僻未緣奉慰心恒如割即辰已近小祥唯損哀強食為尊君色養幸甚璘不肖得侍左右數年銷劘鄙吝少窺古人萬分之一實荷宏益于時宴坐雅談不知人間有憂危之事竟不知請益自今追念真孩童耳别去開封

兵戈倥偬百責交萃率以鄙心應之不知所裁竟陷大戾待命非所獲聖主曲照賜之更生其中憂慼萬端兢兢自持幸免敗壞此景玉所見不俟盡言投荒今已二年違父母捐妻子獨二僕相隨時得家書神氣俱殞老父去歲殇患幸痊近者家難崩析又有無家之累需璘為計屢乞歸田臺司不察人情類以好語相慰欲拜疏求去說者以怨見恐又不敢舉無可奈何正思執事往時舉意堅决得釋無窮之患幾微之際愧不相及遂至

此耳夫復何言聞家居頗安已嘗有奏薦者大抵非當路相知度可有為斷不必出即令若子和升之諸公亦陷墨白之間誰為相理此可浩嘆耳公今在垩室未敢多談臨書不勝悃悃

與劉養和

承執事以佳楮二番索不肖舊詩甚荷不肖詩不中法度不足陳且今日天子名執事非特文章小技而已事有至大者不肖又未敢談姑舉至切一事言之今南方

盜起江西有王承二四川有藍四唯鄖陽劉烈最盛聞其衆已十五萬人雖未必然大約成聚矣又聞其賞降納叛各有條約妄稱尊號改元建官此雖狐鼠之態然亦動揺小民之心又聞部遣賊魁分攻郡邑旗幟以不殺一人為號傳檄四境張誣朝廷之失以無為有用激聞者眆燒絶岳州城陵磯又入夔州府又殺應援官軍聲勢烜赫今聞所過市井畏其荼毒皆設香花牛酒迎拜心雖非降跡亦可醜風聞逆黨潛至鳳陽又播狂言

欲取金陵雖宗社靈長之福足以撲滅此賊萬萬萬
不足憂然在我之事多可寒心以今南都形勝都會城
郭宮闕為天下之根本凡百逆冦誰不側目甲兵糧餉
執事所知握兵之將謀事之臣又執事所知今狂賊皆
據上游倘武昌自保九江失防艑艫連艘一夜而下將
何以應之乎今城中言者皆曰其事尚遠不知繕甲兵
積糧餉簡精鋭部偏裨可一呼而定乎亦積歲而後備
乎若積歲而後備則及今為之亦已晚矣古語曰天下

雖安忘戰則危安不忘危恐非過計不肖孤陋無可告語執事此行廟堂諸公必有以南方之事相咨及者此事非細論都會則北都為南都之頭顱論事勢則南都為北都之命脉然賊寇視北都地遠勢堅未敢指議如少得志必走南都耳萬一隻輪不完一矢失利則東南之事險不可言故此方之患不宜置之度外也至於賊勢猖獗亦未聞吾黨有消鑠之術鄙意謂撥亂之法當自所萌往者賊起以征誅繁刻民心失望今日兵興又

用其民復食其税如火益熱宜以往者掊尅之財濟今日征調之費災傷剽掠之地悉蠲其租民心驩然賊氣自喪仍諭賊黨能斬劉烈降者賜以千金爵以侯封如此則人人懷疑此賊孤立矣此皆常談不足為執事舉者言及遂言之耳幸善秘毋為有畧者所笑迻次加愛千萬留意國家大事報趋異之知副豪傑之望幸甚

答徐伯雨

初得太平除目謂必畿輔嘗奉一狀不達後傳今郡甚

疑繼得其故亦不復怪所謂不容然後見君子也日夕望過荒城昨得魯南書云公由嶺路上路今果得到郡手劄愴快成泣耳道路甚苦幸至郡承太夫人及閤内俱安餘無足論殊方飲食難近久當安之君子素其位而行古人既行之吾輩亦何患也郡民久習于苗今且撫之數月後可制婚姻宴會之禮順流與之更始此輩從化感德過于中州之民盖近世仕宦以苗人待之無真德實意相及耳觀韓柳二公遺愛潮柳豈無故邪然

執事何待僕言恐高才見抑因且鄙夷其民或至懈怠輒用縷縷亦友道宜然耳南中氣熱若使人中滿而下弱調攝之道在節飲食忍嗜欲為第一璘居全十五月竟不生疾或亦獨處之功望珍重幸幸南都自十一月後亦無書王欽佩已轉儀制正郎朱升之復督滇南學政差為快意餘無故人事可報也

答潘宗節

春間得執事去歲七月書教愛極至特責不當罪不敢

默受且傷鄙拙之懷至不為高明所悉况復它人或中情已亮但借文加譴則不肖幸甚未悉高明果出何意不能不言不肖官極閒散然辰入午出被衣冠對吏人一切與冗局同狀又居故鄉親戚友朋弔慶賔祭不敢廢禮家人滿百口喜慶疾病悲懽代至性好出遊又樂與人談古今嘉事恒奪吾暇日精神目力執事可度而知者畢此數事所餘幾何加以病懶膏肓睡亦不足尚何望文學之業乎雖有所作並是酬酢祗應之具茍以

遠罪而已豈足陳于作者之側也所以三命三違直坐此弊豈於知已更萌他情執事乃謂愛慱情分大有可懼昔韓愈以此意責陳給事吾不知給事何如人是必任勢養交如今時熟爛不情之流執事何忍加之不肖乎幸發之不答文字事中薄乎云耳然已與若人同觀矣痛恨操行不白為高明鄙外如此也執事引盧李險怪自況以取善不廣責之不肖若執事所示雅作實大聲閎正今之韓愈不肖所求為師者何乃云云邪此直

文字中往來之語非真以此望不肖不敢深辯也拙作數篇呈上乃知往日之慢直為愧耳非有所吝也承夏來已績絃孔嘉之慶如何可言容賦一詩為賀賤子今歲又得一兒餘併如昨不一一蒲履一對扇一柄漫往盖久欲奉寄未得失時可笑餘唯為道加愛

復喬衡州

掾吏至辱手書蕪之多貺鄙人何敢當弟深感激初謂遠竄炎方遺老親之憂既應詔㫖便當乞養實非有擇

於仕宦逺今屢圖不遂且計入覲在即遂巳安之抑恐戚戚旅居嬰霧露之疾增不孝耳承以李士脩事見慰安敢謂裕如者若憂戚玉成進長尺寸不敢不勉也敝州誠衝要以蚊負山誠有不勝所恃毀譽得失久矣無情故不覺甚苦耳此未易以書盡也舊業日荒神志不逮於昔少陵柳州之事一切絶念捧覽來械詩辭書法直逼古人益愧凡陋耳

與蕭東之

邇來歸念日劇百事無悰久缺裁問多罪僕已蒙大廵朱先生准擬應朝昨具禀離任蒙以科場之役不許早行聞命以來憂苦殊切僕之情事嘗控諸監司轉達視𤦺徽陋莫肯相恤為一啟齒故覆盆之懐不得不抑于門下萬勿以不入公府之節嚴拒固絶幸甚幸甚僕初赴任與老親相約應命之後即請歸養不意孤羈三年百圖不遂此執事所知去年老父因憂發疽瀕危幸復又以家難崩析舊居推讓諸父今老親與妻子僦屋而

處璘命蹇惡又喪一婿一女在家子女廹臨婚嫁因不孝遠放此累俱在老親聞璘應朝二月間已遣家人至武昌諸處相迎近書來云望璘不至中夜起坐殊方聞之中心如割恨不飛越以慰其情夫一物失所仁者惻心況大巡先生仁恩廣博萬物仰澤若璘獲罪之臣失養之子永廢之人而久衰之命又竊鄉曲之後冠裾之末安得不少垂憐乎弟諸公不肯為璘一言璘在下僚又不敢以狀徑達是以下情未獲伸耳且璘方寸久亂

日對吏民直如土偶縱使執役場屋萬萬無益況連年乞休就養今已有便可歸又復逡巡不請強逐諸賢追附榮名宗族故人必生短議璘此行求退决矣不敢多言冒犯尊嚴萬乞委曲敷辭得獲矜釋上安老親下善歸計結草剖心不足為報

與應元忠

久闕瞻奉既苦鄙吝之萌且傷離索何如為懷比來道況想佳采養足樂非如塵途煎迫可鄙也輒有瀆啟郡

江中津橋判官王拱之重新已成敢乞左右記事于石蓋此橋本有歲租充脩治之費職此者或惰或私遂廢前惠王君乃肯舉此宜特書表之使後來有勸非為渠張虛聲也専遣黄學諭齎狀奉白萬唯不拒幸甚

息園存稿文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息園存稿文卷九

明 顧璘 撰

書啓

復陳魯南

家人至辱手教慰甚榮僧去道僕事過情故蒙過奬彼所謂肉眼安能別世尊邪聞京兆白公延執事與子仁脩應天志甚盛舉也本府自吴晉以來遂為都其諸公

遺事與本鄉人物關係大與他郡不同公等必有大觀何倸僕言若興置沿革及山圖水經一考可見不足煩公等耳近代吾鄉人物甚寥落不知公等作何條格去取諒不似班固九品人物表踈謬也韓退之懼作史有人非鬼責此言去取難公耳李習之言作史須筆力高簡乃可傳自謂不讓班固陳壽此言文章之難耳志亦史類也由李公之言公等自有餘由韓公之言不可不察僕近作近言十餘篇中有鄉正一篇述近時賢者以

教子弟亦不敢多及茲欲寄覽恐啟紛紛者之議姑已之耳何幸乃得閎博洽君子之議庶於晚年得所取裁也近時蘇松二郡志如何嚴唯中衣州府志都玄敬黃山圖經李懋卿東莞志邵國賢許州志各自起意例須取參訂璘收有長安舊志一本惜不得到家檢奉子仁收天下志甚多想不乏此作志不難正唯發凡起例為難耳又本府若上元之明道書院溧陽之水堰皆厚生正德大事須檢尋遺蹟就請白公興復蓋百五六十年

方遇明公一舉若又空言無施不獲實惠賢者難遇幸勿失此機會也又稅糧後當具供億一日查內府及諸司供億近年與國初多寡之目庶仁者有惻憫之意此不為徒作也巡撫東谿鄧公直道君子璘前在開封深知其心此數事若請白公白而行之皆無難者梅損齋羅印岡王南原俱曽一講否必集衆思庶無遺憾言不能悉

與魯南書

昨得家尊書云執事有書先付宅郵雖未獲領知必有以教我也到家已幾時宅眷想並安勝且嘆且慰夫今天下學者誠莫盛于吾東南矣執事翹楚吾國亦久矣舉其所得以應今科舉之格雖褎其什伍有餘也奈何垂翅而南者至三四不已乎夫吾國之賢者行如師文屢議而不徵文如執事屢舉而不拔非運命蹇惡則土氣淺薄不足以兩勝然耳凡後進之士飭行績文者莫不有怠心然君子之自信則有不然者凡謂之有餘者

皆例覯於有位者之行與得舉者之文若二公豈不羸矣乎雖婦人女子知之也然僕則謂聖賢君子之道六經諸子之文亦非仕與學者限於禁而不得為者也桀何排其戶不歷其奧乎乃所願二公操脩濯礪月求增歲求益其進與止一視於道而不例覯于今之人其不徽不拔者天也人之罪也其在我者固將與顏回原憲孟軻揚雄之徒抗顏而不愧豈非豪傑之士哉此固難與俗人言也璘竊見方今進言者當故人親戚阨困摧

抑往往舉時運好惡之説投其憤以解其志是謟諛之道也竊甚羞之唯執事照詧

寄陳魯南

數月不得公書馳念為勞前此嘗數奉問次第想達人回俱望示報深山遠海絶無足音之及幸相恤也聖主西巡賢公卿論議必確扈從必衆此無煩遠臣憂者所慮民不勝役府庫不足供餉奈何奈何公未嘗歴外在外之事尚有不及知者璘備嘗之矣今吏治頽廢民病

已在膏肓非盡去害治之物雖伊臯不能化斧鉞不能禁今萬乘一旦臨幸督以征伐恐失期悞事關係非細此則遠臣所不能安席者也奈何奈何

與陳魯南

春來數奉教札知薄領意淡烟霞興濃固高人之本致璘忝相知又在林下何必隆虛奬而拂實念然執事事體有未同於虛薄者數端璘早仕宜早退物理也仕宦悉在冗局非就林壑幾誤此生於身宜退也又跡直之

性與人多忤無大過惡動輒遭謗身非木石不能不動於中得失輕重何如哉於人事宜退也官已至京臺京城出入得免貴達呵辟分非退也執事高才晩達羣望屬心未宜退久處玉堂方試旬宣下膏澤於斯民宣風猷於列郡未宜退盛德廣容所至尊仰所謂在邦必達也未宜退黄閣伊邇引退衡茅家在京師出御欵段貴勢辟除不避者老雖汪度不校甚非尊賢老老之體故少需一遷以成雅觀非狥俗也未宜退已與賢郎輩謗

諄言之想道詳悉萬萬垂聽承寄下先君輓詩就墓泣讀何任悲痛交情世誼感刻肺腑璘今春長居墓舍舊時草堂移入山中數舍四面竹松號曰松塢前通古道可步尋諸寺有福全古曇果斌諸僧談禪和詩皆有能事後有崇岡飯後一登南對牛峰石嶺西望大江令人灑然忘慮去公別業僅可三里仲子亦嘗步造它日與公樂事無窮只少耐耳胷臆之語不敢不盡於左右萬萬不以為陋前手書承道所不遺故舊數事及寄劉邦

直書此公至性在僕何待今日乃知士大夫以心術為根本以倫理為植榦以學問為菑畬以事業為結實以文章為花葉雖不能備不可不勉近來習俗直以聲勢相加面目可醜謹閉門退讓更復何言東原近衰多病視之令人損歡許彥明最宜數造閭里後生譏評不已幾至生禍可發浩歎文衡山老性寛涵畫品精進秋間欲迎來數日傾倒世如此老亦無幾人王雅宜病後詩律甚暢但柴瘦可危吾鄉印岡諸公俱健但少來與僕

共談耳因和詩奉復漫至此際勿訝勿訝參對未有期伏冀多愛是慰

寄李元任

公前年留浙因與諸監司少合僕傷於虎者故特遠嫌踈問想不訝德安之拜知公必宜於民而乖於俗後聞果然敢不謂知已耶昨羇寓京師士論咸與僕同乃知君子貴在脩已毀譽禍福誠不足輕重十月至台見周同寅稱公行節政治並儷古人益增同袍之仰願有告

者時人之情與古道殊絶居今之世行古之道必大同小異而后推行之逺所謂智圓行方則其大畧也公方寸具有尺度鄙懷所畜漫以請益如何如何晚休閏周公子早發呵硯草草言不能盡餘唯保愛是顒南坦山居甚適昨當道又將置諸羈紲之間造物戲弄如此良可笑也

與金仁甫 少作

自四月上浣奉辭足下命駕故鄉五月乃至墟墓榛蕪

裸獻無所九族凋匱禮廢莫舉顧之恨恨不能為悰然
內無廩餼之餘外不可邀郡邑之助含痛忍情以俟來
日知如何也東吳名區雅稱偉觀僕性踈野以賞為好
先圖陟虎邱之巔泛震澤之渚訪儋差之宮弔離胥之
墓窮搜陳跡下逹韋白招要豪傑演繹風雅勒名紀文
傳之百世亦何偉哉然至樂難覯佳期不常遂使俗態
忤心天弗佑意既鮮仲叔含斂之愛徒有孟公閉閤之
困未沾仲舉下榻之恭已蒙子思溝壑之辱僕負埜氣

豈能堪之兼以炎溽相仍將迎困劇故歸念遄疾賞趣潛沮沛然言旋實非悻悻所幸接諸友生多所茂異若文壁蔡羽徐貞卿邢參之徒藻詞成章雅論合則雖方古作者未能卓然而碩學茂才固今之雋傑者矣每一接席款語移日逆氣遐志頗協鄙心勞勞遠征負此為得傳曰見賢思齊焉詩曰珠玉在前覺我形穢外覽諸賢內察淺薄豈勝自喪用是負形穢之耻亟思齊之心兼旬以來愧近毫楮紀行之冊緘白而還歲月且逝盛

名難立唯僕與足下及賢子弟共勗之耳初歸老母在病方悔遠遊且弱軀畏暑未即出見臨風草草聊述下情鑒察不宣

答友人論文少作

僕聞達者痡乎卑俗狂士亟稱古人雖傲睨凌厲靡中和之經然曠志峻節固一世之雄也僕度德程力不逮懦夫豈敢望此事哉然思不弛心語不輟口著之毫楮呈之友朋至再三而不厭冀豪宕之士一進乎此使已

攄懷古之幽情釋悼世之積忿耳何必在我邪夫文章
士之業也孔子脩六經以建百世之則而百世弗能述
蓋折衷理道之極經緯天地之章子淵不能得其止游
夏不能贊其辭身殁響絕亦其然耳下是左氏蜚聲於
東周莊生逸響於蒙土靈均哀鳴於漢上太史建議於
西京誼舒子卿淵雲褒向揚芳擷藻前後相屬而漢之
文章炳然於金馬石渠之署雖純疵相形遐邇異趣要
皆作者之殊別也烏可訾之哉僕雖殫力竭智不敢望

其下體然仰探六經下逮數子未嘗不拊膺擊節悵然遠懷執事之才百倍於僕其於古人皆可趨其躅而拊其背頃者獲讀拘虛集所載才麗學侈誠今閩人也惜其選義沿近習體物乏沈辭比量作者尚出其後豈殉俗之趣未盡納諸古哉獨長書十餘章宛悉情事讀之悢悢填詞數闋軋諸宋人吾愛之重之而不為執事稱者先其大耳夫今之同志寡矣同志如執事才且茂異復爾乖剌誰能默然蓋登危者駭步入靜者疑影今之

視古豈特危與静已乎吾恐既疑且駭則必反走而下趨矣執事不棄謭陋惠然下問僕亦不揣本末謬進不慚之言盖友道貴直諒君子之愛人非苟為姑息而已昔劉季緒才不如諸賢而好詆訶文章曹子建論其非吾固謂子建失論也今有南威西施之容畢粧而鑒焉鑒之所不及在側者能誨之豈在側之容固美於南威西施哉妍媸都鄙其辨一也如有不自美其容者僕能效在側者之勤矣執事毋内罪之

復趙具區叔鳴

自金山別後尊仰日切見吾兄精修力學不知老之將至益愧淺陋虗生無益也承示二典會註用心良苦然補得朱子未了之業為千古一大快望决意成此一書更正得禮記註尤於後學有益所恨賤子居相遠又在都城為人事所累不得少侍講授耳二典註未得細看亦未有復皇恐皇恐前王都司殷石溪回俱道吾兄相念感佩何已

遺七弟英玉書

四月十八日鄉人謝鉞者馳傳至州始知吾弟得舉進士殊為喜溢父母兄弟在家當復喜甚也書生之事且脫章句之習為快何如念唯吾祖宗以來隱居吴中躬耕山澤勤苦淳厚不侵於物不戕於天昨過展墓會諸族人尚不識城市之態即可知前人矣祖父二世遷京師富而能散循禮敦義此爾我所親見世積之慶初發小子德誼淺薄不克負荷故踣蹶屏逐至於此極天其

意者在吾弟乎朱張顧陸乃吳中大姓公侯之後必復其始要在有道者乃能振揚吾姓不顯久矣近始有二三人發於鄉曲雖派系不可别要為宗人吾弟可不勉乎吾弟行業固宜取上第然交遊中祝希哲陳魯南赫然其聲又復落羽文蔡諸君尚失鄉舉此豈可謂非天乎天之所厚必有其由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大可畏也獨予入官少於英王不知仕途情狀徑意直行至今二十年矣雖復低眉歛衽趨走堂下揹其項者猶衆過誠

在我古之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况余德未盛而貌又非愚者乎婁師德不拭唾面王文正不發過於僮僕推而廣之何事不忍何人不容有容乃大有忍乃濟理勢所必然者予經憂患始克覺悟願強其志姑弱其氣非教吾弟諂也景前谿吾友也嘗友視吾弟今已為座主吾弟直當居門生之列蓋昔者之友生於予而今之座主生于吾弟固自有賓主之别不可茍也若已誤當即改之此名教中所重勿狥其私朝中諸閧者多予故人徐

宜請見勿與抗禮古人云大賢吾師又曰事其大夫之賢者此成德之資脩身之要不可不勉進士無職事慎言動勤朝參戒嬉遊脩文藝此其大都諸不能盡前谿必能教之所患吾弟聽之不察行之不力耳所欲抄崇雅文類今更名古文類書吏少善書者後當抄寄然此書亦未定正俟勘詳也即今且取五經六子史記漢書離騷及李杜王岑諸公詩晝夜諷讀更進一格自見得別文選且緩看魏晉以下枝葉太繁恐為所蔽同榜中

有三原馬理者聞其為有道之士宜朝夕與游且致余意四方名士予不及知之吾弟善交之併報余知也廣平都進士及開封李川甫諸君全州陳蔣二君宜與篤厚蓋三方之人視余不薄報施欲相稱耳余居此風土不苦但遠違父母少音問征徭訟獄無惠於民久在仕途今復僕僕餙厨傳以稱過客舉鞭朴以急催科大不得于中耳若可遣且苟禄俟之如更拂意便乞東歸矣既有吾弟門戶不墜余可釋負也嶼兒已知向學舉業

舊文望寄付之

與陳鶴論詩

與足下一見即出郊居野人歲計牽繫不能不然無足為高明道者念所論詩說衷臆耿耿未盡畧為一談國朝自弘治間詩學始盛其間名家可指而數今亡去有集傳世者三人李獻吉何仲默徐昌穀三人各有所長李氣雄何才逸徐情深皆準則古人鍛琢成體純駁優劣可畧而言大抵皆作家也今雖後賢翹起孰不同聲

歸許哉然三賢皆余友嘗共講習而商訂之者知其淵源所自未嘗不擇法於古人李主杜何主李徐主盛唐王岑諸公皆因質就長各勤陶鑄是以立體成家咸歸偉麗夫豈苟然而已哉詩之為道貴於文質得中過質則野過文則靡無氣弗壯無才弗華無情弗藴杜宗雅頌而實其實其敝也樸韓昌黎以及陳后山諸君是也李尚國風而虛其虛其敝也浮温庭筠以及馬子才諸君是也王岑諸公依稀風雅而以魏晉為歸冲夷有餘

韻矣其敝也易而俚王建白樂天以及梅聖俞諸君是也嗚呼諸君並名世之才而學詩之敝猶至於此詩可易言乎哉余又有說今世論詩者言風雅則妄耳上漢魏次李杜王岑諸賢今賢雖衆儔能訾議則詞林之規矩在是的矣舉六朝則曰靡弱舉唐初則曰變體未純雖承先生之常談其實確論乎外是謬矣奈何臨楮灑翰率就其所非而棄其所是綴疊雙聲比合五色雖呈燦爛實昧性情豈中道難從而偏長易勉乎抑新奇易

以驚世乃違心以騰名乎杜子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當要諸後世不可苟悦於目前也或者謂楊雄太玄可覆醬瓿桓譚以為必傳顧吾與子不及見耳斯所謂良工獨苦者乎余老衰不能復振幸皇運之休明慨英賢之太過抑遏莫語安得不盡於足下哉載觀前代之文弊萌於所勝變生於所窮盛衰相因關係非細漢承亡秦縱横之餘建武一變文章爾雅其季乃至委靡不振唐變六朝開元之音幾復正聲宋變五代元祐

諸賢遂倡道學及其季也各有纎瑣繁蕪之陋文盛則運盛文衰則運衰莊生曰世喪道也道喪世也世與道交相喪也可謂洞見幾微者矣國家今日之文不知一變而盛乎再變而衰乎不可不深長慮也足下示教新編雅志高邈將以揚風雅之墜緒故辭旨氣格直追李杜而上之展讀再三終夜忘寢特其間六朝唐初之語時亦有之余竊疑焉豈風俗之變賢者不免或衆耳難偕苟為同聲與是二者皆非足下所宜有也閤扉獨見

必有定說千萬開教以袪茅塞幸甚幸甚

與葛惟源

前承手教益見銳情斯道甚幸比日方治殯事不克裁復恐足下謂僕自是乘間輙盡區區足下謂前二詩皆明真心非虛辭比僕誠不能通解字義難究旨歸似所引用多用内典梵語然吾儒讀内典有法先須勘定是非然後取所論真妄有無大限以證吾心虛靈之源或有參悟之益若慱引強記務襲梵語以易華言則馳心

外安不唯失真空之本且增一障矣足下謂非虚辭又增一障矣經云口有四惡綺語其一此非綺語類乎夫道則華夷同也其梵語即皮衣腥食之類不可施於中國足下將舍中國膏粱紈綺之美而從彼衣食乎必知不能奈何獨欲襲其言語乎韓愈有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讀非聖人之志不存僕甚尊信其言學苟得韓氏亦有基矣毋甚高論先正所謂大軍游騎出太遠而不知返也足下鄉國後來之英僕恐涉賢智之過故數數

以此進交淺言深極知不宜要亦好賢與善之誠非有他也唯不以戇直見罪幸甚奇書不必搜訪所謂玩物喪志亦在此等唯一意五經日漸月漬餘書自覺無用矣內典姑俟近老讀之用消塵念今方有四方之志恐為其頹墮耳不盡不盡

與王汝重

邇來教學者輒談性命不務躬行亦是大病或曰驗天理或求良知乃肖身體道之密功非教人入德之始事

也論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聖人教人以踐履為實地而不以玄虛為空談今人務名而不務實故倡此論姑自論語大學中求之當自有得若厭卑近而務高遠反近於偽終不可入道矣

議

擬上風俗議

竊唯風俗者治道之標凖本源君上化成於下其汙隆

治亂視以權輿非國家細故也故堯稱比屋可封舜稱
羣后德讓雖神化至治舍此何稽前代願治之主觀風
考俗反身自脩一有未醇皆為德累恭惟陛下以孝皇
從子入繼大統聖神文武天縱全德即位一詔宏綱大
法具布端倪疵政匪人罷革殆盡加之廷臣獻納日浸
詳密誠無待於疏遠小臣僭言而冒進者然風俗一事
私憂過痛久矣安忍今日不一陳之竊念國家風俗當
祖宗時道德齊禮醞釀醇誠無可間議近年以來因恬

於承平縱侈於貴近頽靡於卑倿壞亂於小人人心波流士氣掃地傷害治體虧損國脉有識之士咸所痛心臣請得一一悉數於後往者法令昭明宮室衣服各遵禮制今權門勢宅雄據坊衢佛寺生墳貴踰陵寢盈朝横玉染及縉紳下賤錦衣倡自京輦雖明詔已去泰甚臣恐根株未拔日滋蔓矣往者餽遺飲宴通情成禮斗酒幅帕可薦王公今自劉瑾肆行賄賂廖鵬横恣驕奢苞苴金帛士類公行玉食瓊筵貴臣相學貪鄙成風廉

節日喪矣往者交結近侍懼蹈明憲依附權倖猶知自耻今候門望拜不俟昏夜苟得交納夸挾旁人甚至禮奴僕如賓客延估販入內室委身溝瀆全無顧惜矣往者官司承接各有體統上不貴凌下不貴謟公事是非得相辯析今藩臬重臣緘口俯躬態如女婦郡縣長吏庭趨巷跪願比奴隸為之撫按者不劾其佞反賞其恭悞事悞民臣不知其紀極矣往者書狀體式尊卑異施彼已稱謂亦有限格今尊人務於無上卑已務於無下

緋箋謾刺謂曰致敬書帕通行謂曰免怪聖朝以禮讓為國臣下所習如此臣誠不知所謂矣昔也尚德今也尚情昔也務厚今也務薄昔也貴儉今也貴奢昔也取誠今也取佞臣自弘治丙辰入仕之初先輩已嘆風俗之變然猶是非明白士知趨嚮自焦芳居内閣行擠排援引之術士皆務奔競而恥廉退張綵居吏部用飛揚捷疾之才士皆尚虛華而鄙道義江河之變日趨日下榮利所誘人誰不從此臣所以私憂過慮不能自已者

也夫春秋行法自貴近始京師者四方之極近臣者遠臣所望也今禮制施行者乃如此風俗之變始於賢者士夫者時人之領袖方岳郡縣者吏民之表率也今俗尚習染者又如此此雖令閭閻惡俗甚多可革上猶未也下復何言此在陛下變之甚無難者貴在必行祖宗法耳臣謹按祖宗之法凡官民房屋不許造五間九架及墳塋碑石各有品級今京城第宅墳寺踰僭未革何可責四方也祖宗之法玉帶本一品服今尚書未進師保

皆二品官太監則四品耳一槩濫服未見繳還何可責小官也竊意陛下昨者明詔所以不盡革此者重失臣下之心耳陛下欲興唐虞之治柰何輕祖宗之法重臣下之心乎若欲遂臣下嗜欲之心臣恐他日不止此事也即此推行何弊不革伏乞陛下俯覽臣言勅下該部斷然施行則帝王至治可徐議舉行矣

策問

三道

嘗謂伊川先生曰學者先要會疑乃知疑者所由進學之門也不疑則不思不問不思不問則義理無得於中達諸天下國家之事莫之適從矣豈所謂窮經致用之學乎願以愚所疑者質之諸君夫未明求衣與衛士傳餐勤政同也何以别其異旁求俊彥與無遺壽耉者用人異也何以要其同君臣大閑有猷則宜入告彼當羣后廟見之際遽發三風十愆之訓似傷於直兄弟至親有過則宜為諱彼方受命東征之初遂有致辟之誓似

近於忍君臣相同自古為難而侍對遄臺者乃曰如以水濟水戎狄是膺詩固云爾而諫征犬戎者乃曰耀德不觀兵建章華之臺本備游觀而進言者叙曰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則經始靈臺文王固非嬖希后妃之幸方鄉學術而納説者屢陳建九女之制求窈窕之質則不邇聲色成湯亦非邪太子天下之本不可不慎知諫議者疏十九上鬚髮為白何急遽也賞罰天子之大柄所宜獨斷貶道州者詣闕乞留至二百七十人

何比周也均輸榷税始元大夫以為安邉足用之本而賢良文學一切罷除無乃近癈食之愚入直藏劍至和天子欲宥門監守卒之罪而御史力乞法外重行無乃類吹毛之刻近臣在車不下縱不可宥至引至朝堂欲處嚴罰豈所謂不齒路馬之義乎佛骨迎入禁内雖非所宜至比之梁武言及國祚豈所謂納約自牖之體乎凡若此類未易悉舉是非可否顧著確然之論以相長也

閒禮之可以為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謂其禁淫慝辨名分齊百行序萬物君人者不可以一日無也古者聖王率由是道以臻至治記傳言之詳矣其大經大法可畧而言之歟降及後世外風俗而務政事不務天下回心嚮道而專責於簿書期會之間識者固已嘆之矣乃若有志之君宗祀明堂議定冠冕車服之制與夫詔行鄉飲酒禮當時治號小康斯亦可驗然亦有升車正立善脩容儀戓召僭亂之禍建圜丘社稷行朝會大禮无

救國勢之削視夫禮文末遑與變革六典之說彼此治効相去遠甚爲國果不貴於禮乎請著其說以定國家取舍之辯

夫士大夫所以立斯世者進退死生四者而已故處之貴盡其道使進以干祿生以苟活退以忘世死以干名是謂求利也求利者庶人之事非所語于士大夫之行也古之人起草廬爲相奮布衣封侯與莘野傅巖之事均之爲出掛冠東門鑿坏而隱與首陽渭濱之隱均之

為處直諫剖心於今為烈而抉目東門懷沙湘水者其死何異佯狂為奴大聖稱仁而檻車就縛投閣求免者其生何殊然論者固已辯其是非矣故士大夫閒居講學必務討論之精臨事應變必務操持之力毫釐不差終始無玷庶幾炳炳烺烺與道合一中古今而特立參天地而俱存

連珠

四首

蓋聞商金應乎昊霄鷙乃秋屬日火舒于暘谷鷄故晨號氣必先事而名物以同類相招故后夔德和執柷於戛擊之廟惡來性悍秉鉞于炮烙之朝

蓋聞兎營三窟習狡乃得全生狐伏千年化妖遂至害物虹久遏而氣淫蝎再螫而尾毒故浮沉馮道更數主猶立于朝譎詐曹瞞傳二世乃竊其國

蓋聞海濵逐臭難與語沉水之芳漠北被氊豈復知齊紈之麗異道不可以同謀成性固難於中徙盈朝好佞

比干發紂惡而剖心舉世希榮巢父厭堯言而洗耳
蓋聞鳳凰以瑞彩應圖搏擊短于鷹隼蛟龍以神化澤
物跳梁拙於狙獮故大人貴在廣運君子難以小知寄
命託孤顧訥於錢穀之對謀王斷國不屑乎簿書之期

跋題

跋龔襄時望所藏文徵仲邵二泉書二首

泉翁書初臨魯公晚乃飭以已意骨氣突兀令人不敢
褻玩翁端凝恪固純孝發于天性固亦有相類邪時望

幸遇後生求前輩見重之本毋但指字畫云也近時人多善書如衡山沈著痛快者絶少盖於魏晉法書無不臨搨是以得其骨髓時望所藏千文與吳中石本結體小異觀者雖識其神情然後可與論師承也

跋寄程惟信卷後

余書此卷欲復惟信未得便郵而凶問隨至矣嗚呼痛哉壯者先凋老人益用感歎矧夫美玉毁碎梗楠摧折重為清廟明堂惜邪揮淚重題以歸惟時既報冥漠且

存永慨又不在拙書云云也

書衡山歸田詩後

衡山先生貟邁往絶俗之氣小試院職意有弗樂即拂衣歸田其所樂於邱壑者如此假令强顔低眉苟積歲月得失視此何如哉士大夫居處自有餘地人貴自擇之耳

書儲公行狀後

公既没之十年爲嘉靖二載癸未禮部請謚曰文懿又

五年為嘉靖七載戊子吏部請廕嗣子灝為國子生皆異數也國朝大臣謚皆出特恩三品尤難今甲任子以三品以上嘗考績者為限公雖久涉卿階所歷未踐是限非名德表著為衆所推二典皆不可冀也嗚呼亦天道與前事賛成于刑部尚書莆田林公俊吏部尚書太原喬公宇後事成于大學士京口楊公一清吏部尚書廣信桂公萼夫天道協公議歸矣使無當路者推挽其閒則停閣報部者非止一二璘於此安得不為公慶幸

哉古者進賢受上賞想達之幽明皆然今年灝來南都奠我先驗封公敦世誼也屬予録前行狀因併書二事補遺以為信史張本

書吴文定臨懷素自叙帖後

文至莊詩至太白草書至懷素皆兵法所謂奇也正有法可循奇則非神解不能及觀文定所臨懷素此書用筆結體譎誑恍惚幾不可為象矣若真蹟不知又當何如耶令人遐想無已

書蘭亭卷後

檢書苑菁華唐何延之記蘭亭四十有一人内有支道林不知龍眠作圖何據除去亦不損前數云又不知今所增一人為誰也豈猒支老緇流邪舊傳其好養名鷹健馬云愛其神駿其勝韻何必减士類耳若參置其間更覺遠俗人各自有見姑識之以俟博辯者

題王子新所書蘭亭卷後

蘭亭禊會人物藝文並風流之勝品重以龍眠之畫其

傳葢㓕真本今不可得紹興與周府石本特傳其彷彿耳吾國王子新英年適起遂擅海内書名或者議其真書稍肥余謂莊厚沉著脫去佻巧獨得鍾繇遺法賞愛為極故命工模蘭亭石本圖為地意不在畫乃索子新悉書詩文其上真行雜出自發天趣實無模倣於前人也吁亦超逸矣哉百世而下考定禊帖當以子新所書自為別本不得謬相比擬强加雌黄徒使知者笑耳

跋石亭陳子所書心經及觀音普門品經

心經是圓覺妙義徹上徹下道也不識此義不可稱佛弟子普門品乃攝世化度之說菩薩以上果矣妄攝思念則墮誑業石亭翁書此二本遺寧海達老設意有因達老精修白業宜量力進步徐登十地勿便涉水救人失却自家脚也

跋衡山詩卷

徵仲七言詩愜當飄逸唐風宋語兩相融化自是一機軸也海內可多得邪此卷字多而精於彦明尤見友義

跋馬原明所藏石亭詩卷

石亭居士好遊遊必有詩乃其胷中磈磊之氣遇江山奇處輙發非求助於江山也每遊余多同詩亦多同作才情不逮遠甚然甚賴其激昂此卷原明屬予錄數詩於後貂文爛然何取狗尾之續邪今予兩人俱歸林下俟它日倡和傚皮陸松陵集中故事重書一卷付原明諷詠何如也

題秋原游矚卷前

嘉靖戊子之秋余與攝泉居士集吳中諸賢為碧峰僧院之遊是日也論心覽勝接坐交懽賦咏畫圖成於宴次不可謂不勝也又五年癸巳居士乃聯之為卷再以示予予唯人生宇内聚散離合如游塵落葉倏忽無定所唯託諸文詞之間則後來可以永觀交情事變因之有足感慨焉者此會至今方五年耳貞夫子南舉進士居京師履吉諸君星散在吳石菴戸部則已為泉下人矣獨余與攝泉相對故里豈無慨於其中乎不知更五

年後觀此又當何如也然則近故舊不相娛樂及以細故絶舊懽或相訾怒者可謂善居斯世也乎

題饒介之諸賢懷古詩卷後

文以立意為宗辭乃色澤耳正惡其勝本此卷自饒倪至吳呂諸公皆吾東南前後巨擘其詩寓精深於簡古驅故實於議論有一唱三歎之風若使今人和之辭華不啻倍此而格律意致吾不知其誰勝耳近時英流至云雖盛唐亦不及齊梁正所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因

書卷尾以復衡山翰院能無感於時變乎

跋枝山所書古詩十九首藏文壽承家

書法初見筆陣圖至孫過庭姜白石盡矣大抵拘則乏天趣縱則無法度加之矜持又生俗氣不可觀須完字具於胸中則下筆之際自然從容中道今人唯祝枝山文衡山得此法知音者希也今觀休承所請枝山書古詩十九首為之憮然自恨骨格已定愛之不能學在休承諸君勉之耳

跋周别駕所收吳偉楊妃春睡圖

余於别駕午谷君所見楊妃春睡圖是吳偉筆無疑偉資超放落筆即脱凡界此圖有小慊乃是講授未至其勁健飄逸俗匠安可望其藩籬邪後題乃繁昌徐元定書元定初名傑字興之舉成化甲辰進士豪岸不羈仕為淄川令落職遂以字行更字元定文辭俊拔風神爽朗放言負氣意不可測雖於道義匪宜視齷齪窔梯之流雖千百何用耳文徵仲性狷介文詞不作豔語乃有

此篇又注意作章草要亦有取於二子然與觀者當鑒於驪黄之外毋但指點形似使駑駘竊幸也

息園存稿文卷九